DS
735
A2Y86
1771a
v.48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400/62
ASIAN COLLECTION

宋自建炎南渡已屬偏安然德祐以前尚有疆域可憑朝廷規模未失猶可比之東晉至臨安既破帝㬎見俘宗社成墟宋統遂絕則自丙子三月以後正統即當歸之于元若昰昺二

#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五

## 元

### 世祖皇帝

帝名呼必賚。太祖少子圖類。追謚睿宗。事具前。第四子。母奇味氏。謚莊聖太后。舊作怯烈氏。今改。帝嗣位始建元立國號。俱見前。滅宋而有天下。

丙子 至元十三年。宋益王昰景炎元年。是年三月。元兵入臨安。宋統已絕。依前夏商例。一歲兩係。三月以前。為宋帝㬎德祐元年。三月以後。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仍以宋二王紀年。附注其下。春。三月以阿樓罕董文炳行省事于臨安。

巴延自臨安北還。承制留阿樓罕董文炳經畧閩浙。以蒙固岱山鎮浙西。索多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蘇都爾岱

王崎嶇海島雖諸臣殉國苦心而殘喘苟延流離失據不復成其爲君且奉表請降于元正與明唐桂二王之竄跡閩滇者無異朕近於國史傳凡斥唐桂二王諸臣爲僞者概令更正爲明證以其猶存一綫雖不足稱正統然謂之爲僞實不可此萬世之公論也今續綱目于昰昺祥興仍用大書紀年則又阿徇不倫乖史筆之正卽如元自順帝北遷沙漠未嘗不子孫繼立茍裔屢傳然既委棄中原編年者卽不復大書故號此正也則知昰昺之已失中原而仍大書故



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達春移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樓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

閏月宋陳宜中等奉益王昰開府福州。

宋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相繼追及于道。遣人召陳宜中于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于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在今永嘉縣孤嶼山麓。舊有宋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昰爲都元帥。廣王昺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檡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謀興復。會謝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汀建諸州。方謀從黃萬石納欵。萬石嘗爲福建

號之非正矣夫廢興代嬗其書法自有一定不可稍存偏袒之私且史鑑所以昭法戒亦使爲君者知統緒存亡當慎苞桑而凜馭朽苟弗克保承世業至于土宇失守大命以傾即曲徇其世苟延數日之虚名亦無補于救敗理本至公而垂戒亦至切也因爲改正書法而闡其大旨如此

漕使故降附後欲取全蜀爲已功。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應作劍。宋南劍州屬福州路。注見前。守臣林起鰲遣軍攻之。萬石敗走。宋人兵勢稍振。時宋人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諸將聞之以江路既絶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爲虚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不可豈敢輒棄戍哉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爲格所沮。靜江唐軍名宋置府今廣西桂林府是。

宋主㬎時㬎已降續綱目尙書帝非是今依元史世祖本紀之例改書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襲瓜洲不克。

宋主㬎北行至瓜洲。李庭芝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宫。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㬎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珠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眞州苗再

成。亦謀出兵奪㬎。不克。

夏。五月。宋人奉益王昰立于福州。

宋陳宜中等。共立益王。改元景炎。尊度宗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同聽政。遙上宋主㬎尊號。爲孝恭懿聖皇帝。又上謝太后。全太后尊號。進封廣王昺爲衛王。升福州爲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爲垂拱殿。便廳爲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州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

宋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黻叅知政事。黻尋卒。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續綱目作直學士院。按宋史本紀及秀夫傳。皆云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與續綱目不同。似得其實。今從之。

陳宜中以陸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匡贊。久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乃謫居潮州。時又以蘇劉義主管殿前司。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保康軍承宣使。

宋以趙溍為江西制置使。吳浚字允文。盱江人。為江西招諭使。

宋人謀起兵興復。以溍為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招諭使。鄒㵯字鳳叔。吉水人。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傅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師。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

宋以文天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天祥自溫州至福州。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為樞密

文武分途並進用本相資原不可畸輕畸重乃宋時士大夫積習往往賤武而尊文本不可為訓至賈似道秉鈞更復痛加裁抑令其受制毛錐馴至內外乖



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太平州人。）招豪傑于江淮。杜滸募兵于溫州。

封宋主㬎為瀛國公。

初。宋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十日。宋主㬎及全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宗社。巴延遂以㬎赴上都。見帝于大安殿。降封瀛國公。凡家貲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帝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帝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離箋風解體控制失宜其咎自無可貸顧名分所昭天澤有定既膺閫任卽義在死綏若以御將乖方遂甘心負主實爲悖逆之尤元主所言大義凜然不但杜亂臣之口亦足褫其魄

以巴延同知樞密院事。

巴延入朝。帝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院事。尋詔以藤州（元屬廣西道。今爲縣。屬梧州府。）等處五千戶爲食邑。

建康安撫使索多克衢州。宋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夢炎降。

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董文炳謂索多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鎭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索多連戰三月。遂克婺州。衢守備甚嚴。索多率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宋故相留夢炎降。

六月。阿爾哈雅遣將克廣州。

宋廣東經畧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

爾哈雅假雄飛招討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昰立。乃復遣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石門。山名在今廣州府南海縣西北。兩山對峙屹若門闕。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遂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害。

宋吳浚兵敗于南豐。

浚聚兵于廣昌。宋縣。今屬建昌府。復取南豐宜黃。俱見前。寧都。宋縣。今爲州。直隸江西。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敗。國秀引還。卓兵亦敗。詣江西元帥府降。已而張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元帥李恒戰。兵敗。浚奔寧都。

秋七月。宋文天祥開府南劍州。

天祥欲還溫州以圖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

宋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以城降李庭芝姜才死之淮東州縣皆平

初臨安既下阿珠以宋謝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及宋主㬎次瓜洲謝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欵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阿珠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絶其餉道復遣使者持帝手

庭芝固守揚州力戰不下江淮殘局藉以支撑未久忽爾召還自撤藩蔽固爲非計庭芝聞命自當嬰城

詔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陴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糧盡皆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蘖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董士元（一名布哈字長卿文炳長子）戰死。阿珠使巴延徹爾（舊作巴顏察爾今改）救之。所將皆阿珠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珠請帝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召命至。庭芝令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珠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珠圍之。會姜才疽

亡與亡之義。皆以死守。何
亦援不俟駕之說。遽事適
征耳。以鎮守重寄委付非
人。身南東行。朱煥即以城
降敵。遂至進退失據。力屈
捐軀。惜乎有忠貞之節而
智不足以濟之也

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以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珠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珠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阿珠既破揚州。攻眞益急。趙孟錦乘霧出襲。霧開。衆見其兵少。遂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中。死焉。城遂陷。苗再成不屈死。帝召阿珠入覲。賜泰興戶二千爲食邑。

宋趙與檡圍婺州董文炳拒卻之

宋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檡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遣與檡出兵浙東。宋廷臣皆言與檡有劉更生之忠。曹王臯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

之。

封宋謝太后為壽春郡夫人。

謝太后以病久留臨安。至是自宮中舁其牀以出侍衛七十八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九月。命阿樓罕達春等分道將兵入閩廣。

阿樓罕董文炳及蒙固岱索多以舟師出明州。達春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

阿爾哈雅將兵入廣西。宋都統馬塈宕昌人。力戰禦之。

初宋徵邕州馬塈入衛。未行而臨安破。因留靜江總制戍諸軍。會帝使阿爾哈雅取廣西。塈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在今桂林府興安縣西南。為楚粵咽喉。

前軍攻之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宋郡。今爲府。屬廣西。過臨桂。宋縣。今屬桂林府。夾攻堅。堅退保靜江。阿爾哈雅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宋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

天祥遣趙時賞字宗白。和州人。宋宗室子。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漢縣。今屬贛州府。劉洙字淵伯。廬陵人。等皆自江西起兵會之。

呂師夔等將兵入梅嶺。遂克韶州。

初。東莞唐縣。今屬廣州府。民熊飛以兵應趙溍。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飛遂取韶州。新會隋縣。今屬廣州府。令曾逢龍亦帥

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而殺之。㴸遂入廣州。至是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㴸使飛及逢龍。拒之于南雄。宋置州。今爲府。屬廣東。逢龍敗死。飛走韶州。追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巷戰兵敗。赴水死。㴸棄廣州遁去。

十一月。阿樓罕董文炳入處州。宋趙與檡等逆戰于瑞安。宋置府。今爲縣。屬溫州府。敗績。死之。

與檡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藹察訪使林滬。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宋史作洪率衆巷戰。兵敗俱死。與綱目不同。

宋陳宜中張世傑奉益王昰遁入海。

阿樓罕兵至建寧府。執守臣趙崇鐵知邵武軍趙時賞

等皆棄城去。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其主昰及衞王昺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宋福建招撫使王積翁以福州降。

先是。宋以積翁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恮知漳州備禦下三州。積翁聞兵至。棄城走福州。遣人送款軍前。至是。阿樓罕軍至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知州王剛中同降。

宋益王昰走潮州。十二月。宋招撫使蒲壽庚以泉州降。

昰泊舟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迎謁。請留駐。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

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宋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昰趨潮州壽庚遂與知泉州田子眞以城降

阿樓罕克興化軍宋知軍事陳文龍死之

王剛中旣降遣使至興化軍文龍斬之而發民兵固守阿樓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使部將林華伺于境上華反導阿樓罕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從阿樓罕北歸文龍之姪瓚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爲索多所破瓚死之屠其民

宋制置副使張珏復取瀘涪州。

時東西川行院。合兵萬人圍重慶。肆于剽掠。軍政不一。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珏雖領重慶之命。宋前以珏爲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不能赴。留合州爲拒守計。且遣兵陷瀘涪二州。及圍兵以不和而潰。珏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兩川軍屢敗。

阿爾哈雅破靜江。坑其民。宋都統馬塈死之。廣西州郡皆平。

阿爾哈雅爲書。許塈以江西大都督。塈不聽。又請帝親降手詔諭之。塈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爲固。阿爾哈雅乃築堰。斷大陽在今臨桂縣南。源出靈川縣思磨山下。東流合于桂江。小溶。一名小融

江。在興安縣西。與大融江合。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堅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阿爾哈雅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宋廣西提刑鄧得遇字達夫。邛州人。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在今思恩府武緣縣東南。源出上林縣大明山。而死。

宋益王昰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

昰次于惠之甲子門。在今海豐縣東海口。有大石壁。上下各有六十甲子字。故名。遣倪宙奉表詣軍前請降。索多命其子元帥伯嘉努舊作百家奴。今改。偕宙赴燕。

命諸將分道入兩川。

詔以哈丹克呼濟蘇舊作濶里吉思。今改。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

州布哈李德輝字仲賓通州潞縣人。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

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

丁丑 十四年。宋益王昰景炎二年。春。正月。宋文天祥移屯漳州。汀守黃

去疾及吳浚以汀州降。

汀關既破。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益王航海。

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濚等軍還。惟吳

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俱叛宋降。浚降後。復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

義。斬之。

命道士張宗演道陵之後。居信州龍虎山領江南道教。

詔封宗演爲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眞人。命百官郊

勞。待以客禮。

二月詔諸將班師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

時北方有警帝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潛說友尋為雄所殺已而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殺

以西僧嘉木揚喇勒智舊作楊璉真加今改總攝江南釋教

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

夏四月宋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字鼎卿惠州人復取廣州

先是呂師夔軍至廣州州人趙若岡以城降廣東諸郡皆下至是宋張鎮孫襲廣州復取之張世傑亦將兵入潮州

宋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

天祥進兵復取梅州。提兵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取會昌縣。宋縣。今屬贛州府。

淮人張德興。傅高。起兵陷黃州壽昌軍。殺湖北宣慰使鄭鼎。

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司空山民傅高應之。遂陷黃州壽昌軍。用宋景炎年號。賈居貞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汝就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于樊口。戰敗溺死。後五月。淮西宣慰使昂吉爾等將兵襲破司空山寨。殺德興。執其三子以去。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殺之。

六月。宋文天祥入雩都。秋七月。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取吉贛諸縣。遂圍贛州。

時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等。咸起兵應天祥。諸縣豪傑。悉遣人如軍中受約束。臨洪諸郡皆附之。惟贛州不下。

諸王錫喇勒濟。舊作昔里吉。今改。刦北平王諾摩罕及安圖以叛。命巴延討平之。

諸王錫喇勒濟刦北平王于阿爾穆爾舊作阿力麻里。今改。之地。械繫右丞相安圖。脅諸王以叛。使通好于海都。海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帝命巴延率軍禦之。巴延與其衆遇于鄂爾坤舊作斡魯懽。今改。河。夾水而陣。相持彌日。俟其

憐掩擊破之。錫喇勒濟走死。

宋張世傑會師攻蒲壽庚于泉州。遂復取邵武軍。

世傑以福州軍北還。自將淮兵。攻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遣將復取邵武軍。

八月。江西宣慰使李恒襲宋文天祥于興國縣。宋縣。今屬贛州府。天祥兵潰。走循州。其將鞏信。安豐軍人。趙時賞等皆死之。

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渢聚兵數萬于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渢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在興國縣東北。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斂兵不進。

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劊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後追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渢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于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于燕二子死于道

九月宋益王昰遷于潮州之淺灣今潮州南澳山相近有錢澳或曰即淺灣

詔達春等將兵入大庾嶺

帝詔達春。與呂師夔李恒等以步卒入嶺。蒙固代山。索多。
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索多遣兵援泉州。宋張世傑走歸淺灣。
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畬
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于索多。至是。索多來援。世傑
解圍。還淺灣。參政葉特密什。舊作也的迷失。今改。復取邵武。遂入
福州。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宋復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
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宋播越海濱。庶事疏畧。楊

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

十一月達春會兵克廣州。

初達春令索多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場。一名官富場。在今廣州府新安縣東南。索多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宋守臣馬發竭力拒守。索多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宋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達春遂夷廣州城。

劉深將兵襲淺灣。宋張世傑奉益王走秀山。一名虎頭山。俗號虎頭門。在今廣州府東莞縣西南海中。遂至井澳。在今廣州府香山縣南海中。橫琴山下。

昰至井澳颶風壞舟溺水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劉深襲井澳宋益王昰奔謝女峽（一名仙女澳亦在今香山縣境海中）陳宜中逃之占城

昰復入海至七里洋（當作九星洋方輿紀要海中有九曜山羅列如九星洋因以名）欲往占城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返

遣兵伐緬（方輿紀要古西南夷後漢撣國也在唐謂之驃國至宋始謂之緬元于緬城置邦牙宣慰司明置緬甸宣慰司去雲南布政司三十八程後失）

初朝廷屢遣使徵緬朝貢不從而率衆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砦三百餘而還

戊寅十五年（宋益王昰景炎三年五月以後衛王昺祥興元年）春正月布哈將兵入

重慶。宋制置副使張珏死之。西川州縣皆平。

西川行院布哈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爲書與張珏曰。君之爲臣。不親于宋之子孫。合州爲州。不大于宋之天下。珏不答。布哈至城下。營浮屠造樓衝。將攻之。珏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與伊遜岱爾（舊作也速𢗅兒。今改。）戰扶桑壩。（在今重慶府東。）分軍從後合擊之。珏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不得。乃順流走涪。布哈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砦名。在今涪州西。）解弓弦自經死。先是瀘州食盡。宋安撫王世昌自經死。涪州守將王明亦以城破不屈被殺。紹慶。南平。夔。施。思。播。諸州皆相繼降附。

定武官承襲之制。

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爲令。

三月。索多將兵克潮州。

達春令索多還攻潮州。宋馬發城守益備。索多塞塹塡濠。造雲梯鵝車。日夕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拒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索多屠其民。

以許衡領太史院事。

元初承用金大明歷。歲久寖疏。帝欲釐正之。乃命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及楊恭懿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測驗改正。而以

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張易董之。恂言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許衡總之。遂命衡領太史院事。

三月以索多等行省事于福州。

倪宙至燕。帝召達春等北還。議二王事宜。乃留索多蒲壽庚。行省事。鎮撫瀕海諸郡。

宋文天祥收兵復出麗江浦在今惠州府海豐縣南。合龍津蛟溪諸水。東流入海。即長沙海戶地。

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

宋益王昰遷于碙洲。在今高州府吳川縣南。屹立海中。當南北道。

宋以曾淵子為參知政事。

淵子起兵據雷州。軍前屢使人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硇洲。宋以爲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

夏。四月。宋益王昰卒。宋人立其弟昺。

昰卒。年十一。後葬于厓山。宋人謚之曰端宗。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絶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昺。年八歲矣。時有黃龍見海中。因改元祥興。升硇洲爲翔龍縣。楊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宋人日俟其還。宜中竟不至。

五月。宋張世傑攻雷州不克。

世傑使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三戰不利。用遂

宋以江淮之阻尙不能善守自强厓山海嶠彈丸雖天險復何足恃世傑乃思據以爲固伐木鳩工欲爲久安之計何其謬也天心既去即有地利猶不可憑況洪濤澒洞中進退無依者耶

降。應科收兵復戰。敗死。世傑悉衆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爲食。史格漕欽。廉。高。化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六月。宋衛王昺遷于新會之厓山。在今廣州府新會縣南大海中。亦曰厓門山。時宋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鎭戍。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其主昺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軍屋千餘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爲祥興府。是年二月宋都統淩震。復取廣州。時官民兵尙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仗。至十月始罷。

詔以張弘範爲都元帥。李恒副之。將兵入閩廣

弘範言張世傑復立衛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帝以弘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劒。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帝復命達春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宋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崖山。與阿爾哈雅戰敗死之。海南州縣皆平。

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崖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帝命阿爾哈雅往討。斬隆十二。烈良等奔思州烏羅洞。軍復襲之。皆戰死。阿爾哈雅略地海外。遣人招宋瓊州安撫趙與珞降。與珞不聽。率兵拒于白沙口。在今瓊州府北海口港南岸。一名神應港。又曰白沙津。未幾

州人執與珞以降。阿爾哈雅裂殺之。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番羅甸諸蠻。皆相率降附。

汰江南冗官。

阿哈瑪特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哈瑪特以私愛。任其不肖子瑪蘇庫。舊作抹速忽。今改。彼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參政。或爲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帝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爲阿哈瑪特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爾入朝。亦以官冗爲言。于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榷茶營田司。歸本道

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

八月。有星隕于廣南。色紅。大如箕。中爆烈爲五。殷如雷鳴。一時頃止。

宋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

天祥聞衞王昺繼立。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歿。尋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冬。閏十一月。張弘範襲執宋文天祥于五坡嶺。在今海豐縣北。

天祥屯潮陽。鄒渢劉子俊。字民章。廬陵人。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

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弘範弟。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奄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渢自剄。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眞僞。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

十二月。西僧嘉木揚喇勒智。發宋紹興諸陵。

嘉木揚喇勒智。利宋殯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裒諸陵骨。雜牛馬枯骼爲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珏字玉潛。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百金。爲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

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瘞。衆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一名蘭渚山。在今山陰縣西南。即晉王羲之修禊處。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己卯十六年。宋衛王昺祥興二年是年二月。昺溺于海。春正月。張弘範將兵襲厓山

弘範由朝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堠將。知衛王昺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戰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船

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衛王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其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零丁洋在今香山縣東。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

大因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命恒守厓山北

宋合州守將王立以城降東川州縣皆平

東川行院恥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宋守將王立以夙與東川有深怨懼誅乃使使間行至成都請降于李德輝德輝單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合人德之于是東川州縣皆降附

二月張弘範及宋張世傑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其主衛王昺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在今肇慶府海陽縣南舊名羅州又名羅島舟覆而死

宋都統張達乘夜襲弘範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自

世傑碇舟海島舳艫連結國卑為必死之計但諸軍[illegible]潰世傑即能奪港而去

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軍中樂作世傑以爲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皆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弘範麾兵進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其主昺所居舟舟稍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其主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

惟楊太妃亦得脫走海中則當時原非竟不可出走者秀夫之意特慮跳身而去卽幾喘稍延亦必終遭俘執故不惜負主蹈海以成君臣同殉社稷之義其與世傑之尚求趙氏後者用意雖有不同而心跡則皆可共白耳

再辱。卽負其主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昺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妃始知昺溺海之問。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趨占城。土豪强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蘇劉義出海洋。爲其下所殺。

太子參預朝政何等大事豈道士所當與聞乃李居壽請間一言何至竟改容

史臣曰。宋雖起于用武。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于弱。中世有欲自彊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棼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歟。既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雖無救于亡。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

二月。詔定州縣社稷制度。

詔太常寺考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

夏五月。命道士張留孫字師漢信州貴溪人。作醮事。

留孫初從張宗演入朝。奏對稱旨。遂留侍闕下。授元教宗師。至是。命作醮事。奏赤章于天。凡五晝夜。既而復命李居壽建醮。一如留孫事。畢。居壽請間。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預國政。帝喜曰。尋將及之。

聽受揆之於理所必無況
世祖英明爲元室開創之
主亦不應輕率若此蓋傳
聞異辭而史家悞信以爲
眞耳

秋九月詔皇太子參決朝政

詔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後奏

冬十月宋文天祥至大都不屈囚之

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元史百官志至元九年改千戶所爲兵馬司凡二司一置北城一置南城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囉等召見于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

興有廢自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願早求死博囉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至今幾帝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鴻辭科何暇泛論博囉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古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囉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

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囉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簒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簒。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囉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囉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囉欲殺之。帝及大臣不可。弘範時在

疾中亦表奏天祥忠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十二月。增置宿衞。

宿衞舊領于四集賽。集賽猶言分番宿衞也。以太祖功臣博勒呼。博爾濟。穆呼哩。齊拉袞四族子孫世領之。其見前。子孫世襲。年勞既久。即擢爲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其後集賽增至四千八百衞。而累朝鄂爾多猶言宮室。集賽尤多。國之大費。每糜于此。

庚辰十七年春。正月。詔覈阿爾哈雅所俘戶口。放爲民。

時阿爾哈雅下荊南江南廣西海南之地。得州凡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行臺御史言其俘獲三萬餘人。悉役爲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詔行臺御史大夫姜

衛檢覈之。悉放爲民。

都元帥張弘範卒。諡武略。後改諡獻武

平宋之功。弘範居多。還朝未幾。瘴癘疾作。遂卒。後累封淮陽王。

三月。帝如上都。

初。帝定大興府爲大都。開平府爲上都。每年三四月。迤北草青。則駕幸上都避暑。頒賜于宗戚。馬亦就水草焉。八九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歲以爲常。今于是年具書往還。餘不悉載。

秋。七月。以郝鎮。耿仁。並爲中書丞。

阿哈瑪特貪橫益肆。援引叅知政事郝鎮。耿仁。驟升同列。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者。

八月。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

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卒。（諡文獻。）

自樞應召。中州名儒接踵而出。論者謂樞實有以倡之。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以阿樓罕爲右丞相。大發兵擊日本。（注見前。）

初。帝屢遣使往通日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畧使錫都（舊作忻都。今改。）伐之。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其國。亦不報。且執世忠等殺之。至是。乃命阿樓罕爲右丞相。范文虎洪茶邱爲右丞。李庭、（本金人富察氏。歸元後。改稱李氏。家壽光。）張巴

昔之論河源者衆喙紛如
然皆未嘗親履其地徒為
紙上空談又奚足據我朝
輿圖式廓遐荒絶域咸隸
版章
聖祖仁皇帝屢遣使測量地度



圖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率師十萬以往時高麗王睶來朝願益兵併擊之加睶行省右丞相

遣使窮河源

以篤什舊作都實今改為招討使往求河源四閱月始抵其地河源出吐蕃朶甘思元置朶甘思宣慰司在今青海境內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燦如列星名鄂端諾爾即今鄂敦塔拉舊作火敦腦兒今改羣流奔輳近五七里滙二巨澤名敖拉諾爾即今扎稜諾爾鄂稜諾爾舊作阿拉腦兒今改東鶩成川號齊必勒舊作赤賓河今名郭羅珪諾爾又合伊爾齊舊作亦里赤呼蘭舊作忽蘭伊拉齊舊作也里木今並改三河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名也孫鄂洛木舊作也孫斡倫今改譯言九渡自是行二十日有大雪山名伊拉瑪博囉舊作

詳加博考始定括輿坤之
爲中國河源不特漢唐以
來諸說可廢即元人所志
亦猶是道其近且淺者矣底
定回部歸誠所謂于闐葱
嶺之河蒲昌之海並圖而
考得然後其在而就其山川
計其道里然後知張騫鹽
澤之語不爲無據而河有
重源之說亦確有明証矣
當時篤什所尋止及於中
國之河源潘昂霄不識蒙
古語而譯以漢文又從而
傅會其説雖其説紛多岐舛
因就現在地理證合史漢
諸書詳加考訂而著其大
凡如此



亦耳麻不莫剌。今改。今名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山。西番語謂祖爲阿木尼。蒙古語謂瑪勒占爲花色。水爲木遜。以山石斑駁。上多氷雪。爲青海望山。故尊而名之。其山最高。譯言騰格里哈達。舊作騰乞里塔。今改。蒙古語謂天爲騰格哩。哈達。山峯也。即崑崙也。今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山爲積石山。河流其南。誤作崑崙。非是。河繞崑崙南行十餘日。有水西南來。名納琳哈喇。舊作納隣哈剌。今改。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奇爾穆蘇。舊作乞兒馬出。今改。二水合。河北流。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元置。今爲歸德州堡。在河州西。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元置。明廢。在今河州西。以有小積石山。故名。即禹貢積石。河州西之小積石。本名唐述山。誤爲禹貢積石。非是。始入中國。篤什還報。幷圖其城傳位置以聞焉。按此說本潘昂霄河源志。及朱師本所譯帝師梵字圖書。元史採入地理志河源附錄。今爲之節錄如右。但其說亦多附會不實。如以大雪山爲崑崙。是崑崙反在河源之下。既與

爾雅諸書不合。又以導河積石之文。誤屬河州之小積石。而於大雪山之爲眞積石者。反被以崑崙之名。彼此混淆錯互更甚。蓋篤什祇能以蒙古字。言其山川形勢之大槩。昂霄不加詳考。譯以漢文。妄引經傳證之。遂至名實乖謬。至其力斥張騫所言河源出鹽澤之文爲謬妄。則尤非是。考史記大宛傳云。于窴之西。水皆西流。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又云。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漢書西域傳。河水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注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山海經注云。敦薨之水。西流注泑澤。實惟河源。水經注云。河水東注蒲昌海。卽河水之所潛。出于積石者也。又云。河水重源。發于西塞之外。出于積石之山。是河水之出葱嶺于闐。注鹽澤。潛行至積石。又出而爲中國河源者。諸書都無異說。以今輿地考之。葱嶺在回部葉爾羌西。于闐卽今和闐。在葉爾羌東南。蒲昌海卽今羅卜諾爾。在回部闢展西南。葉爾羌河和闐河合而東流。爲他里木河。尼爾勾河。又東注于羅卜諾爾。卽古所謂河水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注蒲昌海者也。羅卜諾爾。上承十餘里長河之水。瀦渝渟滀。伏流地中。而其南積地數百里之間。時有小水。上泛成澤。潛行之迹宛然。積石山。在今青海境內。名阿木尼瑪勒

占木遜山。其西有三山。曰巴延哈喇。曰巴爾布哈。曰阿克塔沁。總名枯爾坤。當羅卜諾爾之東南境。其巴延哈喇山。東麓有泉出焉。是爲阿勒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有泉千百泓。歷歷如星。名鄂敦塔拉。實爲河水潛行復出之象。卽所謂星宿海也。從此彙合諸泉。至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山東。成二巨澤。曰扎稜諾爾。鄂稜諾爾。自二諾爾流出。繞山南折北。又折而東南行。始名黃河。入陝西河州界。卽古所謂河自蒲昌海潛行至積石復出。而爲中國河源者也。黃河大源發于崑崙。至蒲昌海潛行。復出而發于積石。故曰河有重源也。我　朝康熙年間。遣使往窮河源。得于枯爾坤山。覩元史所載爲尤詳。但其時未平回部。故河出葱嶺于闐。合注蒲昌海之說。未得其證。今者西域底定。回部內屬。凡古所稱蒲昌海諸境。俱隸版圖。爰舉史漢諸書所謂出葱嶺于闐。合流注鹽澤而潛行者。按之今時形勢。適相符合。是爲積石以上之河源。卽漢張騫所求而得之者。不得謂其繫空無據。但惜其言之未悉。致啟後人之疑耳。至崑岡出玉之文。見于尚書。今和闐產玉。與史記河源一出于闐。其山多玉石之說相合。是和闐之山。亦屬崑崙一脉。所分故河從此出。亦爾雅所謂河出崑崙墟之一證也。

十一月。行授時歷。

郭守敬等以爲。金雖改歷。止以宋紀元歷微加增益。未嘗測驗于天。況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汴宋舊儀。今多不協。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等。創建儀象圭表。爲器凡十有三。曰簡儀。曰候極儀。曰渾天象。曰玲瓏儀。曰仰儀。曰立運儀。曰證理儀。曰景符。曰闚几。曰日月食儀。曰星晷定時儀。曰九表懸正儀。曰座正儀。復遣監候官十四人分道測驗。凡二十七所。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徧參歷法。酌取中數。成新歷。上之。言自漢以後。歷法經七十改。創法者十三家。西漢造三統歷。東漢造四分歷。劉洪造乾象歷。南北朝後秦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宋何承天造元嘉歷。祖冲之造大明歷。隋張子信造新歷。劉焯造皇極歷。唐傅仁均造戊寅元歷。李淳風造麟德歷。一行造大衍歷。徐昂造宣明歷。宋姚舜輔造紀元歷。今所考正者凡七事。曰一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日出入晝夜刻。所創法者

阿哈瑪特病國蠹民罪狀顯著前此崔斌劾奏世祖

五事。一日太陽盈縮。二日月行遲疾。三日黃赤道差。四日黃赤道內外度。五日白道交周。其法視古加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之傅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歷上。賜名曰授時。頒之天下。

平章政事廉希憲卒。後追諡文正。

希憲自江陵以疾名還。太子遣使問之。希憲曰。臣病無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羣小附之。病之大者也。尋卒。巴延嘗曰。廉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世以爲名言。大德間。贈太師恆陽王。

十二月。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勒巴。舊作阿里伯。今改。右丞雅克特穆爾。舊作燕鐵木兒。今改。左丞崔斌。

不爲鞫治已屬失刑及至阿哈瑪特設謀構陷苛推二人結黨之由詳加體訪真僞更可立辨況所云盜糧至四十萬易官至八百員不同暧昧隱微之事何難核察乃案獄弗具輒聽奸黨雜治鍛鍊枉殺直臣世祖於政事尚稱精明何竟任其蒙蔽至此耶

斌既發阿哈瑪特姦蠹海內稱快尋遷江淮行省左丞。阿哈瑪特慮其害已。乃奏理算江淮行省錢穀。誣構斌與阿勒巴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字清卿清州人。等往案。獄弗具。復遣參政張澍等雜治之。竟寘斌等于死。斌有文學達政術。附阿爾哈雅取荊湖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冤之。

昭文館大學士竇默卒。謚文正。

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隱居嵩山。嘗名見。旋乞還。卒。賜謚莊靜先生。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爲全人矣。累贈

太師。封
魏國公。
漳州民陳桂龍據高安砦。在漳州府龍溪縣西北。命福建都元帥烏
哲勒圖奇卜察克人。舊作完者都。今改。等。擊走之。
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衆數萬。屯高安砦。據之。命烏
哲勒圖及副帥高興字功起。蔡州人。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尤
猖獗。烏哲勒圖先引兵壓其境。軍威大振。華驚懼乞降。
烏哲勒圖奏以華爲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
乘高爲險。人莫敢進。興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退。
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爇薪焚柵。斬首二萬級。桂
龍遁走。桂龍既遁。高興等擊斬陳弔眼。桂龍遂求降。詔
流之邊地。既而黃華復叛。聚衆幾十萬。稱宋祥
興年號。詔史弼等討之。華敗走自焚。餘
衆悉潰。史弼字君佐。蠡州博野人。

續綱目因許衡病革戒子之語遂于其卒不具官銜

辛巳十八年春二月皇后翁吉喇特氏崩。後追謚順聖皇后。

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集賽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廷。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取之耶。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

益厚待之。

遣皇太子行邊。

以巴延佐之。帝諭太子曰。巴延有文武才。汝毋以常人遇之也。

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致仕許衡卒。謚文正。

乖書法之正論者或謂衡不當仕元削以示貶或謂元不得而臣之變例不書二說皆悖于理夫衡未為宋臣仕元並非失節需才擇主遇合自然有何可貶而既已身儕膴仕食祿登朝本非肥遯鳴高又豈得違君臣定分二說之謬固不待辨自明至衡之于元開召即往且云不如此則道不行乃既得志行道忽于易簀時悔其平生不能辭官死後囑勿立碑請諡此非彌留亂命則是後人曲為之說衡故名儒不應前後矛盾若此特改書官封以糾續綱目之失且摘

衡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考起奠獻如儀既徹而卒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從祀孔子廟庭

秋七月阿樓罕卒于軍八月諸將棄師于海島而還

阿樓罕既卒詔以左丞相安塔哈代之未至范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一作五龍山籌海說日本國西有大漁洲謂之懸海其西有平壺島四面皆水可屯軍又西為五島有五山相錯即五龍山乃日本西境之盡處遇颶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衆推張百戶者為帥方伐木作舟為歸計日本覘知之猝衆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殺而奴之未幾得還者財三人

諸家曲說闢而正之

閏八月。括江南戶口稅。

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阿哈瑪特猶以爲未實。欲覈之。上察其非而止。

冬。十二月。焚毀道書。

帝方信桑門之說。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惟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偽撰。詔悉焚之。

壬午 十九年。春二月。遣諸王桑阿克達爾舊作相吾答兒續綱目作相答吾兒今改擊緬。

初。納喇蘇爾丹回回人舊作納剌速丁今改自緬還。具言可擊狀。遂以台布舊作太卜爲右丞。伊克特濟錫喇婁人按伊克特濟舊作也罕的斤錫喇婁舊作匣剌魯今改爲參政。諸王桑阿克達爾督諸軍復往擊之。

阿哈瑪特殃民蠹國固法所當誅但非王著之所得擅殺且著與妖人邀結以奸徒詐僞太子矯令調發宮兵橫加屠害是直叛逆矣又何以責阿哈瑪特之罪惡猶深乎至太子是時已悉朝政既惡阿哈瑪特之奸何難告之世祖明正其罪乃以素所嫉惡之故爲著輩所竊致得假託妄行搆爲禍亂若其時隨往上都不亦蹈戾太子弄兵之譏然不能防微嫌微杜入漸何能口惡闔周年未必不由此釀成疑釁也

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哈瑪特于闕下。

著因人心怨阿哈瑪特。密鑄大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哈瑪特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高觽。字彥解。渤海人。張九思。字子有。宛平人。時宿衞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觽問果何爲。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健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哈瑪特數語。著即牽去。以所鑄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鎮至。殺之。囚右

丞張惠。字庭傑。成都新繁人。于是觽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布敦持梃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諾爾。方輿紀要。在故開平衛西。開平衛。注見前。聞之。卽遣和爾郭斯等歸。討爲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爲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

夏四月。以和爾郭斯爲右丞相。

初昂吉爾岱舊作甕吉剌帶。今改。爲右丞相。至是降留守。以和爾郭斯代之。皇太子謂曰。阿哈瑪特已死。汝任中書省事。

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或有阻撓。吾當力持之。自是
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舉。

詔戮阿哈瑪特屍。窮治其黨。

阿哈瑪特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博囉。舊作孛羅。今改。乃盡得其罪狀。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塚剖其棺。戮屍于通元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櫝藏二人皮。問之。其妾云。每咒詛時。置神座于上。又以絹二幅。畫甲騎圍守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如擊刺者。狀涉不軌。遂并誅其子瑚遜等四人。尋令中書省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官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鎮耿仁黨惡尤甚。鎮

已死命戮其屍下仁于獄誅之。

以張雄飛（字鵬舉瑯琊臨沂人）爲參知政事。

初阿哈瑪特欲誣殺秦長卿（洛陽人）劉仲澤尼瑪多卜丹（舊作亦麻都丁今改）三人雄飛爲兵部尚書持不可阿哈瑪特使人陷之曰誠殺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爲也阿哈瑪特怒出爲灃州安撫使三人竟死獄中後雄飛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哈瑪特以其子瑚遜爲江淮右丞恐不能容改雄飛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哈瑪特死召拜參知政事瑚遜被逮敕廷臣雜問瑚遜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獨公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六月。己丑朔。日食。

命索多將兵擊占城。不克。引還。

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索多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執之。帝怒。命索多討之。已而破其城。王子遁入山谷。後遣其臣寶脫禿花。陽求歸附以款師。復潛殺所執使臣皇甫傑等。百餘人。索多等久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敢進。賊兵旁截歸路。軍殊死戰得出。索多等遂引還。

秋七月。戊午朔。日食。

九月。俱藍國入貢。

掾史令史之流不過司簿
書供指使而已其他非所
宜預則又何必兼通經史
雖昔蕭曹輩起家刀筆未
嘗不可爲一代名臣然亦
不聞其嫻于學問也後世
流品既雜強合若必責諸

海外諸蕃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遣招討使楊庭璧三往招之遂遣使貢寶貨及黑猿一自是海南諸蕃凡十國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䚟曰蘇木都剌皆以次遣使暨子弟上表來覲入貢

遣使括雲南金

定其賦稅用金爲則

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

中書省掾史有闕選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事者

路歲舉各一人則有志者必不肯屈于小就而黠猾者轉得藉此為雜文之資未見其利而先以滋弊其為政事之蠧可勝道哉

冬十月以宋衍聖公孔洙為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

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事見前。帝既平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召洙赴闕洙遜于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命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

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蓑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于上都疑丞相為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

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于都城之柴市。在今北城教忠坊西北隅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既死。帝臨朝嘆曰。文天祥好男子。不肯為吾用。殺之誠可惜也。乃贈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設壇祀之。丞相博囉初行奠禮。忽狂飇旋地起。卷主入雲中。博囉等因改書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始開霽。方天祥之在獄也。忠義之氣。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及死。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于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

爾宋德祐亡矣文天祥奉兩孱主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謂之仁哉。

徵處士劉因初名駰字夢驥後改名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爲右贊善大夫尋辭歸。

因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卽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諸子之所學則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至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布呼密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爲瑭哩部大人按布呼密舊作不忽木瑭哩舊作康里今並改正爲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

海運權輿于秦起黃腄琅琊負海之郡以運北河唐亦嘗轉東吳粳稻給幽燕皆不過偶一行之迨元時大開海道徑抵直沽當時未嘗不稍資其利然遠涉重洋風信不時洪濤難測

無所受

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

初御史惟用漢人至是中丞崔彧字文卿。弘州人。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由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從之。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苶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遂止。

始海運。

大都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鎮名。在開封府封邱縣南。黃河北岸。元初運道。以此為中頓。陸運至淇門。亦鎮名。在衛輝府汲縣東北。入運河。即衛河。注見前。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

往往亦受其害固不若河漕飛輓之安行無患也明以來漕務者猶請兼行海運議論紛紜亦拙于偏見而不能權利害大小者矣



河。即大清河下流。或開膠萊河。在萊州府平度州東南。膠州東北。入海。
大清河。注見前。
利津運道自淮達泗。入大清河。至利津入海。膠萊河。分
南北二流。南流自膠州麻灣口入海。北流經平度州。至
掖縣海倉口入海。
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爲富家
傭。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
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爲防海義民。巴延平宋時。遣清等
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
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字仲玉。鎮江人。暨瑄等。造船六十艘。
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
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蒙古岱言。海運
爲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
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元時海運。自平江路劉家港入海。經通州海門縣開洋。沿山嶼

而行。其道險惡。已而朱清等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轉放大洋。取道差爲徑直。後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之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折而西。至登州沙門島。放大洋。至直沽。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 劉家港。今曰劉家口。婁江下流也。在太倉州鎮洋縣東北。海門縣。五代周置後圮于海。今廢。

餘注俱見前。

癸未 二十年。春正月。立翁吉喇特氏爲皇后

時帝春秋高。后頗預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輙因后以奏事焉。 初翁吉喇特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爲后。遂與約曰。翁吉喇特氏生女。世以爲后。生男世尚公主。故元世諸后。多其族焉。

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

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覈視。而中書不爲奏免稅糧。民何以堪。詔令有司權停勿

徵。時刑部尚書崔彧亦言。自阿哈瑪特用貪吏。河南北諸郡。人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產。郡縣長吏滿替。以戶口增耗為黜陟。其徙江南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遣。庶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闢。詔下廷臣議行之。河北流民渡河南就食者。朝廷遣使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河南河北。皆吾民也。縱其渡河。全者甚衆。程思廉。字介甫。東勝州人。

三月。廣州亂。討平之。

廣州民林桂方等。擁衆萬餘。稱羅平國。改元延康。官軍擒斬之。餘黨悉平。

夏四月。復命高麗王睶及安塔哈發兵擊日本。

帝憤日本襲殺島中軍。命高麗王睶及安塔哈領征東行省左丞相。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又造船五

百餘艘。民不勝苦。中丞崔彧。及昂吉爾皆諫止。不從。

五月罷採民間女子

初有詔採民間女子入內。有司貪緣爲害。耶律鑄字成仲楚材子。請令大郡歲貢三人。小郡二人。庶不大擾。至是。復因崔彧言罷之

六月詔增給官吏俸。

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叙。百貫以上者死。崔彧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雖賦之于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爲差。增給五分。

詔四川行省擊溪洞蠻。平之

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各州注俱見前。九溪十八洞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參政奇爾濟蘇舊作曲里吉思。今改。等鑿山開道。分兵並進。諸蠻伏險以拒。然衆寡不敵。多就擒戮。其酋長率衆來降。詔分其地郡縣之。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幷立總管府。聽順元路宣慰司節制。

冬十一月。桑阿克達爾擊緬。破之。西南夷十二部俱降。

諸王桑阿克達爾及右丞台布等。分道攻緬江頭城。在緬甸北。破之。遣使招諭其王。不應。以建都太公城。在江頭城南。乃其巢穴。復進軍拔之。初金齒百蠻之俗。以金塗其齒者曰金齒蠻。元初。置金齒宣撫司于銀生匪甸。後以遠不可守。移于近地。今雲南永昌府治是也。諸夷欲降。制于緬。不

赦非善政古人論之甚詳亦恐民之恃赦而輕犯法也然眚災肆赦唐虞亦所不廢則偶一行之未嘗不可寓欽恤之仁但不可無故數舉以致縱惡長奸而張雄飛乃以赦爲不平之政未免言之過當果如所云豈昔臯陶作士讞獄御未盡得平猶待帝廷之議赦耶

能達。既克二城。遂俱來降。明年。緬會來降。遂于蒲甘緬城。置邦牙宣慰司。以兵戍之。

蒲甘緬城、在緬甸西南。

甲申 二十一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時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

二月。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

時荆湖閩廣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諤爾根薩里輝和爾人。舊作阿魯渾薩里。今改。曰江南初下。民心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尋詔遷宋

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

遣王積翁使日本未至。舟人殺之。

帝以其俗尚佛。遣積翁與補陀山名。在寧波府定海縣東海中。梵名補陀洛迦。華言小白華也。亦名普陀山。僧如智航海以往。舟人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秋七月。詔鎮南王托歡帝第九子。假道安南。擊占城。

帝怒占城叛服不常。詔封子托歡為鎮南王。與左丞李恒。往會索多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軍行假道于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已而托歡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上。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一月。和爾郭斯張雄飛等罷。復以安圖爲右丞相。盧世榮大名人。爲右丞。史樞爲左丞。博囉哈思哈雅舊作不曾迷失海牙。薩題勒密什舊作撒的迷失。今並改並參知政事。

初。阿哈瑪特專政。世榮以賄進。使榷茶江西。以罪廢。阿哈瑪特死。廷臣諱言利。無副上意者。總制院使僧格。丹巴國師弟子。能通諸國語言。丹巴。一名恭噶喇實。西域圖克達木人。按僧格。舊作桑哥。丹巴。舊作膽巴。恭噶喇實舊作功嘉葛剌思。圖克達木。舊作突甘思旦麻。今並改。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爾郭斯等。皆以議不合罷去。復以安圖爲右丞相。盧世榮爲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初。安圖與北安王爲海都所拘。十年始得還。有譖其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斷事官不天麟。亦自海都部中還。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比。安圖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

自古言利之臣其始進也皆謂不取于民而國用自足桑弘羊之平準法王安石之制置司皆然世榮蓋尤而效之者不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散利于民則財之源通而民足君孰與不足管子其利則財之源塞而民貧國因之亦貧其機至捷而其理亦至易覩惟在人主審于本末輕重之間耳

順也。帝怒方解。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于家。及其罷政。阿合馬特之黨。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何自辨乎。尋起為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石天麟字天瑞。順州人。海都。太宗第五子合什王之子。

詔盧世榮爲鈔法。下御史中丞崔彧吏。罷之。

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于右丞家邪。將取之民邪。取于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于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

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
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
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承旨王鶚等。屢請帝以科舉
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是。和爾郭斯與
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
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爲便。凡蒙古之士及
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爲學矣。帝可其奏。會
和爾郭斯罷。事遂止。
宋謝太后卒于燕。
乙酉 二十二年。春正月。罷江南行御史臺。尋復之。

盧世榮奏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路按察司。爲提刑轉運司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行臺不可輙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爲疑。安圖曰。江南盜賊屢起。行臺鎭遏之功居多。不可罷。但與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宜徙江州。據三省之間。從之。

二月。立規措所。

初。盧世榮言。天下歳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于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幷製綾劵與鈔叅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

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榷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于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爲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爲阿哈瑪特所用今悉以爲汚濫黜之臣欲擇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

珂哈瑪特之奸世祖既深悉之則其罪惡之不堪復用亦無待再計乃以世榮巧言黷貨仍聽其引進何其無定見也且宋自熙甯以後日朘削其民寖至閭閻困阨愁苦以底于亡殷鑒正復不遠元祖方撫有萬邦自當拯民于水火之中與之更始奈何轉蹈其覆轍自古曾有不務恤民而能保世垂裕者乎

于是擢用甚衆。

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

世榮請于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宣德主好禮並為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

夏。五月。托歡兵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索多。李恒戰死。

托歡屢移書日烜假道。不納。益脩兵船為迎敵計。托歡乘間縛栰為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

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勢猶盛。適盛夏淋潦。軍中疾作。死傷者衆。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恒中毒矢。至思明。唐置州明爲府。今府屬廣西與安南接界。卒。索多軍與托歡相去二百餘里。托歡軍還。索多猶未知之。亟趨其營。交人邀于乾滿江。富良江別流也。力戰而死。安南國故交州府界。

冬。十一月。盧世榮伏誅。

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盧位也。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格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于是朝中震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字吉甫。趙州寧晉人。徙洛陽。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榷茶

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殺。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于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脇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覲鞫之。一一欵服。遂命誅之。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嘗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羸乎。僧格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救之。

十二月。集僧四萬作資戒會。凡七晝夜。

內禪豈臣下所宜請而臺之奏安知不即出于讒搆者之所為不獨乘間發書之釁由奸黨也精吉木憂懼而卒論者多惜之而咎元祖之不明不知精吉木之禍不始于請禪之日而伏于參預朝政之時潛龍勿用經有明言而精吉木皆反之且我遇是禮亦當如是豈為子者所忍言使當日但令其毓德承華則參亦何由竊伺即阿哈瑪特之事奸徒亦何由假其名以釀禍機耶甚矣始事之不可不慎也

太子精吉木卒。

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奏不敢聞而阿哈瑪特之黨以臺臣隱匿乘間發之帝震怒太子益憂懼不安尋卒。太子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于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南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畧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絳紗服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孔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之其大雅不羣蓋本于天性云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

以哈喇哈斯鄂羅納爾氏舊作哈剌哈孫斡剌納兒今並改正。為大宗正。

哈喇哈斯由掌宿衛。哈喇哈斯之曾祖奇奇哩。太祖時。以功賜號達爾罕。至元初錄功臣後。以哈喇哈斯掌宿衛。襲號達爾罕。拜大宗正。用法平允。時欲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喇哈斯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

丙戌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大舉兵伐安南。不果行。

先是立征東行省。命安塔哈洪茶邱等再擊日本。敕各處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期以是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于合浦。有司徵歛。大爲姦利。吏部尚書劉宣字伯宣。其先潞人。徙太原。上書曰。近日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索多議伐占城。哈雅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蝟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

元既統壹海宇則中外孰非臣僕昔光武推心置腹

功反殞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爾哈雅等大徵各省兵仍遣鎮南王托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弟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為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今約七月集諸路兵于靜江病死者必衆矣況湖廣密邇溪洞寇盜尚多大兵一出萬一姦頑乘間生變何以應之時湖廣宣慰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甦民窮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居益稷于鄂州

二月禁漢人持兵器

雖盜賊何可收其用況均為赤子乎漢人持兵器之禁徙示人以不廣尊天下為公之量誠撫馭得其道則凡食毛踐土之倫何不可聯為一體以充卒伍而資捍衛若必過示禁防轉使人心離渙其弊更不止于因噎廢食矣且蒐獮鉦鐸鏃鍭而淡涉諸且斬木揭竿以起厲禁又何益哉

小處之際大節攸關孟頫為宋室宗支史非佚老遺



罷鬻江南學田。

時江浙行省。理算錢穀甚急。鬻所在學田。輸其直于官。利用監臣徹哩克延濟克台氏。其曾祖塔喇齊。封徐州。因家焉。按徹哩克舊作徹里。延濟克台。舊作燕只吉台。塔喇齊舊作太赤。今並改。使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鬻邪。遂奏罷之。

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字鉅夫。後避武宗諱。以字行。建昌人。訪求江南人才。

先是。文海為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參用之。至是。遂詔文海仍集賢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字子昂。秦

民可比國亡以後即不能如與櫟孟錦輩之身殉宗邦亦當沒齒遯荒以全其志節乃薦剡甫及遽靦顏出歷顯官其能宣力新朝益見忘情故國雖復風流文采推重當時論世者轉惜其名之不速朽耳

王德芳之後。居湖州。及張伯淳字師道。嘉興路崇德人。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夏。四月。遣湖廣右丞納蘇穆爾。舊作要束木今改鈎考荊湖錢穀。

六月。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獄。

時遣納蘇穆爾鈎考荊湖錢穀。中書擬以為平章政事。及托克托呼舊作脫脫忽今改叅知政事。帝曰。納蘇穆爾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托克托呼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觀所進擬。令人恥之。尋湖廣行省左丞相阿爾哈雅入朝。言納蘇穆爾在鄂。豈無贓迹。臣亦請鈎考之。遂遣天祥偕往。天祥至鄂州。即劾納蘇穆爾貪暴不法諸事。時僧格。與納蘇穆爾。連姻。相倚為奸。摘天祥

疏中語誣以不道。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字大用。壽張人。累章辨其無罪。猶係于獄。歲餘方釋之。阿爾哈雅亦壽卒。省臣言向阿爾哈雅與納蘇穆爾互請鈎考。今雖已死。而事之是非宜暴白。帝曰。此事自納蘇穆爾所發。宜從其言行之。既而納蘇穆爾遂籍阿爾哈雅家貲。歸之京師。

秋七月。免左丞相昂吉爾岱、平章政事阿必錫克。舊作阿必失合今改。

先是。二十二年正月。以阿必錫克為平章政事。二月。復以昂吉爾岱為左丞相。至是。總制院使僧格好言財利。帝深喜之。遂有大任之意。嘗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圖郭佑楊居寬等並仍前職。昂吉爾岱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

僧格咸與聞焉。

銓定省院臺部官屬。

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中書省。除中書令外。左右丞相並一員。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並一員。參知政事二員。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並一員。參知政事簽行省事。並二員。樞密院。除樞密使外。同知院事一員。副使簽院事。並二員。院判一員。御史臺。御史大夫一員。中丞。侍御史。治書侍御史。並二員。行臺同六部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並二員。仍諭安圖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裁減。安圖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

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之。

罷洪澤芍陂注俱見前屯田。

兩淮兵革之餘。荊榛蔽野。宣慰使昂吉爾言。可立屯田以給軍餉。時以用兵日本。未即行。未幾。令千人往其田試之。果大穫。遂以兵二萬屯之。歲得米數十萬斛。

冬十月。河決。

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鄢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役民二十餘萬塞之。

丁亥二十四年。春正月。復詔托歡督諸軍擊安南。屢戰敗之。陳日烜棄城走。

時復詔托歡督右丞程鵬飛。叅知政事樊楫冠州人。等進

擊安南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棄城走于海

二月以莽珠迪音舊作麥朮督丁今改為平章政事

初莽珠迪音為右丞以與盧世榮議不合而罷尋以其行已廉潔起佐安圖治省事至是遂拜平章政事

閏月復置尚書省以僧格特穆爾廸為平章政事諤爾根薩里為右丞葉李為左丞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參知政事

莽珠迪音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宜詔從之安圖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僧格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為祭酒

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乃以許衡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屢以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為祭酒。祭酒一員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學官博士二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仍隸集賢院。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

特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僧格等言。鈎考江西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三月。行至元鈔。

僧格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
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與中
統鈔通行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趙孟頫初膺薦入見。詔令與
議。適刑曹欲擬贓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
造中統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
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
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于太重。或有譏其沮格鈔法
者。孟頫曰。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公不
揆于理。而但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慚而止。
夏四月。諸王納延烈祖後。廣寧王伯勒格特依之孫舊作乃顏孛魯古歹今並改正反。五
月。帝自將討平之。秋八月。還上都。
先是。有告納延反者。帝遣巴延往覘虛實。納延謀執之。
巴延覺。脫歸。時西北諸王聞納延反。多從之者。帝以爲
憂。宿衛士阿實克布哈剛哩國王族。太祖拔剛哩時來歸。舊作阿沙不花。今改。曰。

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恰（舊作納牙。今改。）曰。大王聞納延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納延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納延外應。今納延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恰許之。于是諸王之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旣而納延之黨錦嘉努。（舊作金家奴。）塔布台。（舊作塔不歹。今並改。）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納延堅壁不出。司農卿特格（舊作鐵哥。今改。）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于是帝張蓋據胡床坐。特格進酒。塔布台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

士十餘人抱火礮夜入其陣礮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至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約蘇特穆爾博爾濟孫賜號伊嚕勒舊作玉昔鐵木兒月呂魯今並改後仿此將蒙古軍並進納延敗走追執之帝遂還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

檢覈中書錢穀殺參知政事郭佑楊居寬

初僧格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辯以爲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僧格怒令左右拳其頰遂與佑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圖共議之曰此曹狡獪毋令他日得以脇問誣服爲詞由是佑

葉李在宋以諸生而劾賈似道及其入元以左丞而首薦僧格何前後之逈殊也蓋其始或激于意氣而爲好名之舉既則利慾攖心遂至依附權姦而不知恥虛名之士本不足重且其人既身事二姓大節已虧其餘更何足責耶



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寃之。時有江寧縣達嚕噶齊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鉤考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爲中書鉤考。汝獨不死耶。或以告僧格。亟捕德殺之。

十一月。以僧格爲尚書右丞相。諤爾根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爲右丞。馬紹爲左丞。

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者。僧格舉能行之。宜以爲丞相。遂授僧格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

左丞相阿珠卒。

時受命西征。至哈喇和卓舊作哈剌霍州。今改。卒。追封河南王。

#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六

元

世祖皇帝

戊子至元二十五年。春。二月。毁宋故宮爲佛寺。

從僧格及嘉木揚喇勒智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毁爲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基。杭州府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天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伐木。死者四百人。行省參政董文用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宜少徐之。不從。

三月。帝如上都。以鄭制宜鄭鼎子。續綱目誤作鄭子鼎。宋元通鑑因之。謬甚。今依本傳改正。領樞密院事。

故事車駕如上都樞密院臣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焉至是以屬判官鄭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耶竟留之

托歡引軍還陳日烜邀擊敗之尋遣使來謝罪

托歡復遣兵追日烜于海右丞相阿巴齊舊作阿八赤今改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之敝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款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巴齊率衆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東關在安南國治北有城遏托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

合賊據險。竊發弩矢將士裹瘡以戰樊楫阿巴齊皆死。前軍蘇都爾舊作昔都兒今改。奮勇乘之。交人小却。托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己罪。帝以托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

夏四月徵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辭不至

初枋得遁入建陽及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

之奏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者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辯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江南盜起

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而起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蒙固岱行樞密院副使雲丹密實舊作月的迷失蒙固岱傳作博囉哈思哈雅今改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惲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

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況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之變。事見前。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于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討取之可也。御史大夫伊嚕勒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雲丹密實屢以捷聞。蒙固岱已往。卿毋以為慮也。

詔皇孫特穆爾太子精吉木第三子。即成宗。行邊。

納延餘黨和洛霍斯。圖圖爾哈傳作火魯哈孫。續綱目作火魯火孫。今改。及哈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特穆爾北撫諸軍討之。都指揮圖圖爾哈奇卜察克國王子。拜都察克之子。舊作土土哈。班都察。今並改。擊破和洛霍斯。還。復敗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五月河決汴梁。

汴梁大霖雨。河決。太康通許杞三縣。陳潁二州皆被其害。

秋九月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

時江浙行省丞相蒙古岱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憚之。陰求自解。惟宣屹不爲動。蒙古岱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其子于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獄行省鞫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遂自剄于舟中。始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視。宣死。視其書云。爾怒大臣。誣搆成罪。身爲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徇國爲恨耳。嗚呼天乎。實鑒此心。聞者莫不悼惜之。延祐中賜謚忠憲。

置徵理司冬十月遣使鉤考諸路錢穀

初僧格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十月僧格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約蘇穆爾他省欺盜必多請以參知政事錫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貨殖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鉤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

人臣立碑頌德起自漢時實爲貢諛附會魏晉以後如羊祜輩丹功業所留或亦藉此以誌去思之誼然皆事由身後惟姚崇之廣州德政實出同時崇亦卽奏行禁止若僧格竊國害民罪難更僕當時臣庶不能上書伏闕力斥其奸乃反相率爲媚悅之謀諷請立石所謂廉恥盡喪者矣

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尙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僧格大怒留京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遣瀛國公趙㬎學佛於吐蕃

十一月立僧格輔政碑

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讒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爲僧格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僧格使之許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十二月以董文用爲御史中丞

文用入爲中丞首舉胡祗遹字紹聞磁州武安人王惲等十餘人爲按察使徐琰魏初字太初弘州順聖人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

不久而奸狀敗露踣擊旋
加當日深刻大書至此悉
成笑柄而閣復以當代儒
流醜頌孰筆其視王若虛
之不肯爲崔立撰碑者相
去又不啻霄壤矣

極選會僧格當國貴戚見之皆屏息遜避文用獨不附之僧格使人諷文用頌己功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答時朔方軍興而徵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僧格愈恨之曰摭拾臺事譖於帝言文用顓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尋遷爲大司農

己丑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

開會通河即今山東運河漕艘上下以牐啓閉謂之牐漕

會通河爲漕運襟喉自元人創始以後至今尙仍其利當穿渠之始遏汶截泗雖因自然之勢而導之而長川委輸則在人力之隨時調劑其閒瀦滌多藉泉湖蓄洩全資牐壩南北經流轉相貫注然尤在黃淮之順軌濟衛之循途有治人無治法一勞永逸豈易言哉



從壽張縣注見前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縣縣即漢須昌縣後唐改名。明省。故城在今泰安府東平州。安山在東平州西南。下有湖。湖旁有亭子店。即古安民亭遺址。汶濟合流處也。今爲運道所經。曰安山鎮。有牐。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元魏縣。明升爲州。今州屬東昌府。引汶水以達御河與上汶水。注俱詳前。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初。畢輔國始于堽城左汶水陰作一斗門遏汶入洸。南通泗淮。而未分於北。至是始分流絕濟。由壽張以北達於臨清。堽城在兗州府寧陽縣東北。即漢剛縣故城。後訛剛爲堽。元人置斗門於北。曰堽城堰。明改爲壩。洸河在堽城壩西南。本汶水支流。自元人遏汶入之。其流始盛。今河由滋陽縣至濟寧州入運。濟水。即大清河。注詳前。

二月以中書右丞相巴延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

和林置知院自巴延始。

三月庚辰朔日食

夏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爲兵

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大都不屈死之

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爲功遣使誘之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事見前）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少茹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朔

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貧賤一不動其中死之後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

六月海都寇邊秋七月帝自將討之

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奇卜舊作怯伯今改等反應之劉哈喇巴圖魯河東人本姓劉至元中賜名乘間脫歸報帝帝嘉賚之初海都至杭愛在和林北元時置耕屯于此皇孫噶瑪拉太子精吉木長子舊作甘麻剌今改後仿此率衆與戰失利被圍圖圖爾哈引勁卒陷陣翼王出及帝親征至北邊謂圖圖爾哈曰昔太祖與臣下

同患難者飲班珠爾河前（注見）之水以紀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

冬十月禁百官受饋酒食者

內外百官有犯之者籍其家貲之半。

閏月帝還大都。

十二月詔括馬。

先是令百官市馬助邊猶不足用復括天下馬充之其品官所乘者限數外悉令入官。

以白絜矩為尚書省舍人。

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敬之不衰久之非便宜悉遷于京師僧格以聞擢為尚

書省舍人遣之江南發兼併戶偕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

帝幸大聖壽萬安寺

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誦之仍給所費歲爲例

庚寅 二十七年夏四月河北十七郡蝗

秋八月辛未朔日食

地大震九月赦天下

武平（即金大定府元初爲武平路後改曰大寧明爲衛注詳前）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在順天府昌平州西居庸關南口）遣

諤爾根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僧格莫敢指切時政時僧格遣錫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于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諤爾根薩里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僧格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陷歸咎尚書豈不爲丞相深累邪僧格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冬十一月增置萬戶府分戍江南

江南行省言潮東地極險惡賊所巢穴初巴延等予各

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爲多寡後爲莽古特更易其法今宜復遣三萬戸分地戍守之。以哈喇台一軍戍明台。伊奇哩一軍戍溫處扎呼岱一軍戍紹興婺。舊作台剌帶亦怯烈扎忽帶。今並改。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宜置萬戸府七杭州置萬戸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詔從之。

安圖罷。

安圖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仍領宿衛。

大水。

江南民流者四十五萬餘人。凡發粟五十八萬賑之。

辛卯 二十八年春正月僧格及諤爾根薩里葉李以罪免

天下以僧格鉤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哩克曰僧格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爲上親信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畋漷北（漷河之北也在順天府通州故漷縣南東入白河）徹哩克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僧格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布呼密問之對曰僧格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卽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

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會廷臣言者益衆
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僧格辭屈帝曰僧格爲惡始終
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
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僧格
等官命徹哩克率衞士三百人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
之半諤爾根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葉李與僧格同事
一無所匡正亦坐免久之得以疾請南還揚州學正李塗上言葉李本一縣徒方受上簡知即以舉僧格爲第一事致以非罪誅戮大臣遣使四出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知僧格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僧格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寧有是邪令召塗詣京師置對塗至而李已卒遂擢塗江陰路敎授以旌其直

二月罷徵理司

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鉤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哈瑪特僧格當國設法已極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至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

以旺扎勒（圖卜氏舊作完澤土別燕今竝改）爲尚書右丞相布呼密平章政事

初僧格欲殺楊居寛郭佑刑部尚書布呼密爭之不得僧格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久之復起爲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用爲相謂之曰朕過聽僧

格。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布呼密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旺扎勒。可。嚮者籍阿哈瑪特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旺扎勒名。又嘗言僧格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故知其可也。乃拜旺扎勒尚書右丞相。布呼密平章政事。

三月。踣僧格輔政碑。

初。帝命翰林學士閻復(字子靖。山東高唐人。)撰文。至是復已改廉訪使。(時御史臺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亦坐免。

夏。五月。逮西僧嘉木揚喇勒智下獄。尋釋之。

嘉木揚喇勒智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攘取金寶珠玉無算私庇平民之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戸田土稱是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遣使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言宜誅之以謝天下帝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

復徵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

因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彊致之初許衡應召時道過因因謂曰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是因不就集賢之命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後二年因卒延祐中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

下僧格獄逮其黨約蘇穆爾誅之

崔彧言僧格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

親舊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為民。從之。湖廣平章政事約蘇穆爾。僧格妻黨也。尤不法。遣至京師。籍其家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僧格獄。復繫約蘇穆爾還湖廣。誅之。

初。約蘇穆爾。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瘐死者載道。所獲不貲。約蘇穆爾悉掩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克遜澤。婉曲曉以利害。卒無所擾。既見鉤考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約蘇穆爾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府判倚其才辯慢我。亟拘繫之。欲置于死。至是。因僧格敗。始得釋。

烏克遜澤。字潤甫。臨潢人。

罷尚書省。右丞相旺扎勒等並入中書。

頒行至元新格。

初。朝廷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字繼先。廣平人。家世業吏。初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秋。七月。僧格伏誅。

八月。平陽地震。壞民居萬八百餘區。壓死百五十八人。

九月。遣使招諭琉球。琉球注見前。

琉球久不通中國。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兵往伐之。旣而閩人吳志斗自言熟知海道。宜先招諭之。不從。然後用兵未晚。乃以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志斗禮部員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至而還。志斗卒于行。

安南負固不臣屢干王命托歡海口之敗至于折將損兵亟應聲罪以張天討若以其爲窮荒弃服不足以煩動師徒則早當持以鎮靜付之不問乃日燇甫求補知悔過輒遣使徵以入朝跋涉徒勞仍然抗命不至豈不自損威重迄元之世南交終于梗化皆由措置乖方不能使之讋慄

初志斗嘗斥祥誕妄要功人疑爲祥所殺詔福建行省按問會赦不竟其事

冬十月遣禮部尚書張立道字顯卿其先陳留人徙大名使安南徵其王入朝

托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陳日烜死子日燇襲位布呼客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禮部尚書張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十二月錮瀛國公田租

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

傾誠耳

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詔議科取之法

中書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徭役爲名七十有餘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多不給宜令江南如宋時諸名征賦盡輸之至是因何榮祖言召各省任錢穀之臣至京師雜議科取之法

戶部上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三百四十三萬三百二十有二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有四游食者不在其數考是歲戶口數世祖本紀分內郡江淮四川食貨志則通計天下之數相較不符續綱目係于二十八年數復不合今依本紀係于是年仍以本紀所分之數總核收輯

導玉泉西湖諸水以濟漕運蓋天地自然之利亦見神京川脈靈長也元人開通惠河置牐蓄洩可謂卓識然大艘徑達積水潭地勢既高灘注非易無怪其不能經久至明季而故道遂淤艱于興復也今則暢疏諸泉多建橋牐廣源而下雙流貫繞禁城屈曲東注會于大通橋其間淤者浚之廢者葺之董以苑臣守以牐吏于以濟河轉漕利賴無窮矣



壬辰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

免朝賀。

開通惠河。［即今大通河。自昌平州流貫都城。由大通橋至通州入白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

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即今昌平州。注見前。］白浮村［在昌平州東南。元人築堰于此。］神山水。［昌平州東北。有神嶺山。下有龍潭。流入白浮堰。即神山泉也。］過雙塔榆河。［雙塔河。在昌平州西北。自孟村經雙塔店。故名。榆河。即古溫餘水。注見前。］引一畝泉［在昌平州西南。約徑一畝。因名。］玉泉。［出宛平縣西北玉泉山下。］諸水入城。滙于積水潭。［在宛平縣治西北。東西二里餘。南北半之。環禁城北安門宮墻左右。舊名海子套。亦名淨業湖。］從東折而南入舊河。［先時所開金水河也。歐陽原功碑記。自積水潭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出是也。］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洩。帝稱善。復

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牐之處往往于地中得舊時甎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

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保時羣盜皆以次就平江南右丞高興言乞招諭復業詔從之

二月以伊克穆蘇輝和爾人舊作亦黑迷失今改史弼高興並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將兵擊瓜哇瓜哇即古闍婆國又名蒲家龍亦曰下港在大海中占城西南

初右丞孟淇使瓜哇瓜哇黥其面使還帝怒命伊克穆蘇及史弼等將兵三萬伐之時瓜哇國王爲鄰境葛郎

國所殺。其壻土罕必闍耶。迎弼求救。弼等遂并取葛郎國王以歸。既而土罕必闍耶復叛。弼等力戰却之。得還。死者三千餘人。有司計其亡失貨貝。直五千餘萬。帝以其亡失太多。及治其縱土罕必闍耶之罪。弼與伊克穆蘇。沒家貲三之一。唯與以不與議。得免。

三月。誅僧格黨納喇蘇爾丹等。

初僧格敗。納喇蘇爾丹。摩哩舊作密里今改錫都。王巨濟等。俱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比僧格。恣為不法。理算江南錢穀。極其酷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皆思食其肉。今三人既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錫都長于理財。欲釋

之。布呼密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併誅之。

莽珠迪音罷。以特格拉津。舊作剌真。今改。並爲平章政事。

莽珠迪音。嘗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布呼密曰。阿哈瑪特僧格等相繼誤國。身誅家滅。迹未遠。奈何欲效之乎。事遂寢。至是以久居其任免。猶與議省事。特格

與拉津同拜中書平章政事。

初。特格爲司農寺達嚕噶齊。從獵布扎爾之地。獵者射兔。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特格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秫。罪應死。特格曰。臣鞫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至是。進平章政事。以病足。聽肩輿上殿。布扎爾舊作百查兒今改。

盜秫而不計其多寡遽當以死固未爲得平但庾人自盜律以主守之條實無可辭罪若以母病之故而貸之則凡供子職者皆得藉口養親以遂其抵竊之計利則歸己罪則歸親既非所以正盜又豈所以教孝乎

徵集賢學士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參議中書省事。辭不至。

恭懿于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精吉木

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之議。及考正歷法。歷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卽辭歸。自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書薦天下名士若胡祗遹。王惲。姚燧。字端甫。樞從子。雷膺字彥正。渾源人。等十餘人。恭懿與焉。詔起恭懿參議中書省事。力辭不至。尋卒。

夏。六月。兩浙水。

詔免田租一百二十五萬七千餘石。

閏月。廣西上思州唐置。今州屬南寧府。亂。遣右丞程鵬飛將兵擊之。

上思州土官黃聖許擁衆二萬。結交趾爲援。寇陷忠州宋羈縻州。今爲土州。屬南寧府。江州亦宋羈縻州。今爲土州。屬太平府。及華陽元縣。明省。故城在今南寧府扶綏州。諸縣。詔遣程鵬飛討之。聖許敗走入交州。

安南遣使入貢。

張立道至安南。謂陳日烜曰。昔鎭南王不用嚮道。率衆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旣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而雲南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譏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烜泣謝。出奇寶爲賄。立道卻之。因要其入朝。日烜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何惟巖阮代之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烜懼卒不至。已而復遣吏部

尚書梁曾及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往徵之。

秋。八月。罷福建銀冶。

初。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萬五千兩。天祐乃賦民鈔市銀輸官。而私其百七十錠。至是臺臣以聞。請追其贓而罷銀冶。從之。時寧國路銀冶課額二千四百兩。民皆市易以輸。未嘗採之於山。省臣以爲言。亦詔罷之。

冬。十二月。改封梁王噶瑪拉爲晉王。鎮北邊。

噶瑪拉初出鎮北邊。後封梁王。移鎮雲南。至是復改封晉王。鎮漠北。統領太祖四大鄂爾多之地。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民賴以安。

諸王穆爾特穆爾舊作明里鐵木兒。今改。附海都以叛。詔巴延討之。

巴延進兵至哈斯圖嶺。在和林界。舊作阿徹忽突。今改正。穆爾特穆爾已據之矣。下如雨。巴延先登陷陣。諸軍爭奮。大破之。穆爾特穆爾僅以身免。巴延軍還。遇伏兵。復擊敗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

以張珪。字公瑞。弘範子。爲江淮行樞密副使。

珪時爲管軍萬戶。入朝。帝欲用爲樞密副使。約蘇特穆爾曰。珪尚少。果欲大用。可俟他日。帝曰。不然。其家爲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遂拜江淮行樞密副使。

癸巳　三十年。春。正月。汰冗員。

凡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詔邊軍屯田。

詔邊境無事。本軍屯耕以食。

始置社稷。

至元初。已詔歲祀。而未立壇壝。至是。始用崔彧言置之。

右丞相安圖卒。

帝聞之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弗信。果喪予良弼。命大臣監護喪事。後大德中。追封東平王。謚忠憲。

二月。以嘉木揚喇勒智子安布舊作暗普今改。後倣此。為江浙行省左丞。

尋以江南民怨嘉木揚喇勒智不已。罷之。

三月。括諸路馬。

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爲備。從樞密李庭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

夏六月。詔皇孫特穆爾撫軍北邊。召巴延還。以約蘇特穆爾代之。

時有譖巴延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特穆爾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約蘇特穆爾輔行。召巴延居大同。以俟後命。約蘇特穆爾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巴延遣人語約蘇特穆爾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于太傅巴延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

可擒也諸將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約蘇特穆爾至軍中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餞之曰公去何以教我巴延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

秋七月以伊徹察喇博勒呼之孫按伊徹察喇舊作月赤察爾今改後仿此知樞密院事

初伊徹察喇由長集賽授宣徽使本宋官元以院掌供玉食光祿寺屬焉院使秩正二品從帝北征奏曰安圖巴延伊嚕勒皆嘗受命征伐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臣願躬出一戰帝曰爾以安圖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功恥不逮耶然躬親侍衛厥功非小何必踐行伍乃快心耶及僧格之敗寬伊

亦之控馭安南措置實爲失當前此出師敗衄即不應再事招懷洎乎信命往還迄無要領亂國之跡已彰乃猶欲以空詔羈縻適以長其跋扈則何如置之不問之猶善乎且日燇抗

徹察喇潛旨奏劾之。至是以爲知樞密院事。

八月。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于江陵。復議遣兵伐之。

初。梁曾（字貢父。燕人。）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燇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燇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燇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或譏曾受安南賂遺。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燇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于江陵。命劉國傑（字國寶。本金人。姓烏庫哩氏。後入中州。改姓劉。）與諸王伊勒吉台（舊作亦里吉解。今改。後仿此。）等整兵

命不朝正當嚴兵待時以動乃使臣入貢不能示以威信徒加拘執以快一日之憤天討不加於有罪而轉虐及行人又何以令遠人懷服乎

聚糧復議伐之。

冬。十月。彗星出紫微垣。

帝憂之。夜召布呼密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布呼密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年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更乃罷。

赦。

甲午三十一年。春。正月。知樞密院事巴延還自軍中。

巴延時在大同。事具前。帝不豫。乃驛召還。考元史世祖本紀。三十年十一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巴延入為中書省平章政事。位布呼密上。三十一年。春正月。知樞密院事巴延至自軍中。官位各不同。蓋實兩巴延也。續綱目于三十年。則依本紀。書以巴延為平章政事。于三十一年。則又不依本紀。不書巴延至自軍中。似以入為平章之巴延。即至自軍中之巴延。兩人混而為一。今于入為平章之巴延。則以尋常命相。不為特書。于至自軍中之巴延。則以入受顧命。兼採本傳特書之。再考元代之名巴延者不一。其最著者。一為平定江南追封淮安王之巴延。即此還自大同者也。有特傳。一為擁戴文宗至順帝時竄死南恩州之巴延。與托克托等同傳。一為江西僉事講學開州。後死賊難之巴延。在儒學傳。其至元三十年入為平章之巴延。則但見本紀。史無列傳。宰相表于是年。又不列其名。惟賽音諤德齊扎斯迪音傳。載其子納喇蘇爾丹。亦有長子曰巴延。官中書省平章事。末子曰巴延徹爾。亦官平章事。合之本紀。當即其人。厥後以受朱清張瑄賂。

罷相而又復官。尋爲武宗所誅者。當亦卽其人。史以其人無可紀。故不爲立傳。今以其入相無所關係。故亦不爲特書其爲平章以後之事。則仍隨時具載。但不使是年兩巴延相混。故特揭之于此。

帝崩。

親王諸大臣發使告哀于皇孫。知樞密院事巴延總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晨鐘。日入鳴昏鐘。以防變故。巴延呵之曰。汝欲爲賊邪。其一如平日。適有盜內庫銀者。宰執欲誅之。巴延曰。何時無盜。今以誰命誅之邪。人服其有識。

葬起輦谷。注見前。

廟號世祖。國語尊稱曰色辰皇帝。色辰。蒙古語聰明天縱之謂。元史舊訛作薛禪。今譯改。史臣曰。世祖度量洪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立經陳紀。所以爲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御史中丞崔彧得傳國璽獻之

秦璽已爲煨燼昔人言之甚詳蓋或此舉或以皇孫尙在北邊恐上都宗室諸臣延滋異說欲假此以神道設教耳不然穆呼哩爲元代世臣旣有此璽安敢久匿不獻直待身後家貧出鬻耶

時穆呼哩曾孫碩迪（舊作碩德今改）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鬻之或以告或名秘書監丞楊桓（字武子兗州人）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子妃翁吉喇特氏妃以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當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 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賫授之

夏四月皇孫特穆爾卽位于上都（是爲成宗）大赦

皇孫南還及宗室諸王會于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違言者約蘇特穆爾謂晉王噶瑪拉曰宮車宴駕神器不可久虛疇昔儲闈符璽已有所歸（授皇太子寶事具前）晉王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巴延亦握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

家鉉翁在宋以祈請使北
行留滯燕都幾二十載同
時奉使者如高應松即以
不食而卒鉉翁曾居執政
視家國淪覆苟不能持一

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殿下拜。皇孫遂即位。大赦。

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翁吉喇特氏曰皇太后。

改太后所居舊太子府爲隆福宮。

五月。以約蘇特穆爾爲太師。巴延爲太傅。伊徹察喇爲太保。

罷伐安南兵。釋其使歸國。

六月。庚辰朔。日食。

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

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

死以報宗邦仍然教授生徒靦顏入世雖感興亡而流涕亦不足以掩其羞且景炎奔榆猶復受處士之號更獨何心銘翁既精治春秋尤當明於大義正不得因其不受新朝爵祿稍為原諒耳

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卒

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

布呼密罷為陝西平章政事尋復留之

初世祖崩時布呼密得預顧命丞相旺扎勒以其年位在下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啓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皇付託之重廷議大事多從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布呼密曰汝部內所產盡如是邪曰惟此數莖耳布呼密曰如此則既無益于民何足為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祈福謂之多爾瑪舊作禿魯麻今改豪民犯法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布呼

密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令布呼密知今聞其言朕甚媿之使人語布呼密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有奴告主者主被誅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布呼密言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布呼密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于外邪乃復留之

冬十月帝至自上都。

帝巡狩賽音布拉克剌（舊作三不剌。今改。）川之地（方輿紀要。賽音布拉克川。在故開平衞境。）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遊不時無以慰

安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宜趣還京師。帝悟。始還。

弛江西銀冶課額。

江西省臣言。銀冶歲輸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能堪。命自今從實辦之。不爲額。

十一月。罷江南行樞密院。

初。江淮。湖廣。江西。各立行樞密院。江南省臣累請罷之。帝以問巴延。時巴延已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爲宜。外而軍民分隷不便。帝從之。遂罷三院。以其事歸行省。

以何瑋易州易縣人。伯祥之子。爲參知政事。巴延徹爾爲參議省事。

初帝諭右丞相阿里參政梁德珪（字伯温大興良鄉人）曰中書政務卿等皆懷怠心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留滯僧格雖姦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辦卿等其約所屬不事事者懲之時省臣凡十一人至是以璋參知政事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巴延徹爾平章政事巴延（卽三十年十一月入爲平章者）弟也巴延曰臣明平章政事兄弟宜相嫌避帝曰兄平章于上弟參議于下何所嫌也

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巴延卒（諡忠武）

巴延深沉有謀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及是卒贈太師追封淮

安王。

禁侵擾農桑者。

成宗皇帝

乙未 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没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賞賚將士。帝命估償之。

二月，帝如上都。以後諸帝往還上都，俱于首年書之。其或因事特書，不在此例。

留夢炎葉李身事二姓大節已虧其餘均無足道議況葉李改絃號首薦僧格其視夢炎前此之依阿取容相去無幾世祖第因其曾劾似道謂葉優于留亦非定論者孟頫僅舉其學問爲衡妄加軒輊取末而遺其本尤乖持論之公蓋亦自愧于言不特阿私所好耳



留夢炎致仕。

上以其在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葉李優劣于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于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于李邪。夢炎爲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

三月。安南入貢。

地震。

夏。四月。廣京師賑糶米肆。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肆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爲強豪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

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

閏月。蘭州河清。

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

釐正選法。

省臣言。阿哈瑪特僧格恃勢賣官。不別賢否。選法大壞。

乃詔特珠逋音與何榮祖等釐正之。

五月。升江南諸縣爲州。

以戶爲差。戶四萬五萬者爲下州。五萬至十萬爲中州。

凡爲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戶不及額。降連州注見前。路爲州。

六月。汴梁諸路災。

汴梁蝗。利州蓋州螟。泰安曹州濟寧水。安西。元陝西行省治京兆。至元十六年。改京兆為安西路。延安鞏昌慶陽環州旱。時許扆為陝西行省右丞。以關中饑議發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扆曰民為邦本。今饑餓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貧。命亦尋下。許扆字君甫。絳州曲沃人。

秋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一月。太師約蘇特穆爾卒。

後追封為廣平王。謚貞憲。

十二月。立皇后巴約特舊作伯岳吾。今改。氏。駙馬托里貫克之女。舊作托里斯。今改。

丙申二年。春正月。詔諸王公主駙馬。毋輒罪官吏。

時諸王錫錫舊作小薛。今改。等部曲。及駙馬曼濟岱舊作蠻子台。今改正。恣橫擾民。私殺有罪。有司官吏。輒被號召。至是詔非奉

布呼密顧命元臣惟當朝夕左右以酬委任乃因顧忌同列稱疾不朝是視公家之事惟以便其計較之私豈大臣所宜出此而成宗既知其不諧于衆即當諭以大義促其出而倚畀之顧以羣議從違卜重臣留去其中已漫無主持又豈馭下之道哉

旨。毋得專擅加罪。

二月。以布呼密爲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段貞爲平章政事。

布呼密以與同列多異議。久稱疾不出。帝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何如。布呼密曰。貞實勝臣。乃拜布呼密爲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爲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貞代爲平章政事。

夏六月。頒官吏受賕條格。

凡十三等。南臺御史大夫阿拉威迪音姜衛子。舊作阿老瓦丁。今改。言。立法貴于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

枉法外。其不枉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似輕重少偏。然終未之改也。

秋。八月。立捕盜賞格。

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强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盜賊羣起。山東居多。復詔求弭盜方畧。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薦興。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强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且脫係累。暮卽行刼。旣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預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疏上。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山東東西道。元置。屬中書省。領濟南等路。

括江南隱蔽田

凡巴延阿珠阿爾哈雅等下江南所據田及權豪隱蔽者悉括之令輸租

冬十月贛州民作亂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討平之

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賊勢益盛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前注見）距其營不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置于法復誅奸民之爲囊橐者于是民爭出自効數日六十就擒餘衆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贓吏數人而已畧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丁酉大德元年，春正月，太后幸五臺山。在山西代州五臺縣東北，五峯聳立，高出雲表，山上無林木，有如壘上之臺，故名。元和志云：道經以為紫府山，內典以為清涼山。

初，太后建寺于五臺山，司程陸信等董其役，驅迫民夫冒險入山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及太后臨幸五臺，河東廉訪使王忱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為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太后之將幸五臺也，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諫止，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烏遜與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大言謗佛。帝大怒，敕旺扎勒布呼密鞫之。旺扎勒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布呼密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旺扎勒等為帝言之，帝沈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烏遜，復元禮職。李元禮字庭訓，正定人。按烏遜舊作萬僧，今改。

棄地與水在洪荒之世則然逮後世戶口日繁郡邑相望權有隨宜堵塞以使之順軌而已若蒲口之決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在縣北舊爲汴水分流處。

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字周卿。祁州深澤人。徙保定。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强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爲

河北恐被其害一凡欲舉千里之田疇廬舍盡委視此委棄洪濤將何以爲生民保護即使盡遷他所給與世業而舍此就彼已違斯民安土之情況河身變徙無常設異日復決而南又將更遷何所乎尙文所陳甚勳費議故說援之時勢萬不可行其後此之潰決復閼以致連年隨塞者實由修築未堅故不能久資鞏固耳當時論者乃以爲文言果驗而不知考隄防工作之由何其昧于事也



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冬十月。奇卜察克都指揮使綽和爾。圖圖爾哈第三子。舊作牀兀兒。今改正。攻破巴林之地。按巴林。舊作八鄰。據元史志傳考之。其地應在今阿爾泰山西北。又考元裔順義王諳達。居西北邊。其子有巴林台吉之號。後東徙爲今巴林部落。八鄰蓋係巴林之訛。按諳達。舊作俺答。今改正。還擊海都軍。敗走之。

巴林時爲海都所據。綽和爾帥師踰金山攻之。其將特爾特。舊作特靈台。今改。阻達嚕噶。舊作答魯忽。今改。河與下剛噶河。俱在阿爾穆爾境而軍。伐木柵岸。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綽和爾奮

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嚕舊作阿魯今改河與海都援將博拜舊作孛伯今改遇緯和爾麾軍渡河蹙之博拜敗走僅以身免

以吳元珪字君章廣平人爲吏部尚書

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自視事請謁悉皆謝絕

十二月禁諸王駙馬奪民田

仍禁民間以公私土田呈獻及受其獻者

戊戌二年春正月增太廟牲用馬

從伊徹察喇請也凡舉大祭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酹馬湩則蒙

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齊品物致其祝語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于櫺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俗行事尤所重也

二月以張九思梁德珪並爲平章政事

初太子精吉木卒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時爲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不可罷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于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怪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于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爲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至是並爲平章政事

罷中外土木之役

先是中書省臣屢言諸藩賜與繁重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至是遂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費之數丞相旺扎勒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又豫于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節用爲請帝爲罷中外土木之役

開鐵幡竿渠元時上都渠名今宣化府獨石口東北有鐵幡竿嶺在故開平城南渠蓋導源于此

時欲開鐵幡竿渠召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于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

三月以兩淮閒田給蒙古軍。

夏六月徵湖廣夏稅。

初阿爾哈雅下湖廣罷宋夏稅用內郡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至是宣慰張國紀復請科夏稅與門攤併徵湖湘重罹其害御史臺以爲言詔趣罷之尋復改門攤爲夏稅併徵之每戶計三貫四錢以上視江浙江西爲差重云。

秋七月大雨河決。

漂沒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尙書諸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

召高麗王諶入朝。

先是高麗王昛傳國于其子謜。詔以謜爲高麗王。昛爲逸壽王。至是有言謜僭設司空司徒等官。又擅殺無罪。及自造歷等事。中書請詔謜入朝。因留不遣。復以昛爲高麗王。

江西江浙水。

賑饑民二萬四千九百有奇。

冬。十二月。定歲課三十取一。

命廉訪司歲舉廉幹者各二人。

彗星見。

出子孫星下。二十八宿外。參東南有軍市十三星。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二星曰子。子東二星曰孫。見晉書天文志。

駙馬高唐王克哷濟蘇翁觀部人。沙陀雁門之後。勒兵備邊遇寇。敗沒。

應天以實不以文省臣即欲以燮理自居益當勤修職事以致儆懼未聞引咎避位即可消弭沴而召休嘉漢代策免三公實可嗤鄙奈何轉仿效之乎

先是諸王額布根太宗第六子哈丹大王之子舊作也不干今改後仿此叛克哷濟蘇屢禦之有功至是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克哷濟蘇獨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克哷濟蘇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蹶爲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克哷濟蘇毅然曰我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後追封趙王謚忠憲

己亥三年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避位上曰此漢人所說豈可一一盡從耶卿但當擇賢者任之爾時翰林學士閻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且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江南公田租

太重宜減以貸貧民多采用之。

以哈喇哈斯爲左丞相

帝問闊復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喇哈斯對。遂由江浙左丞相召入用之。

二月遣僧一山使日本

江浙平章政事伊遜岱爾舊作也速荅兒今改復勸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往使。而日本竟不至。

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

帝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上之。且言臣所擇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

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
祖卒。諡文憲。

夏五月立征東行省。領府二司一勸課使五考元史地理志征東行省大德三年立未幾罷至治元年復立令高麗國王為左丞相續綱目于此作復立與地志不合今依志不書復

高麗王昛既復爵已而使臣自其國還者言昛不能服其衆乃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帥克哷濟蘇此又一克哷濟蘇蒙古阿齊台氏為平章政事共理之。

秋七月放江南僧寺佃戶五十萬為編民。

江南編民五十餘萬悉為嘉木揚喇勒智入寺籍為佃戶至是因省臣言檢放之。

八月己酉朔太史院奏日食不應。

是日巳時。依歷法。當日食二分有奇。至期不食。衆懼。保章正（太史院官。秩正七品。）齊履謙（字伯恒。善推步。）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矧巳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

冬。十二月。以諤爾根薩里爲平章政事。

帝初撫軍北邊。數召諤爾根薩里。不往。世祖遣奉皇太子寶。僅一至。及卽位。語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卿數召不往。眞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諤爾根薩里父。別名萬全。故以全爲氏。）眞全材也。命復入中書。

命兄子海桑（帝兄達爾瑪巴拉之長子。卽武宗。按海桑舊作海山。達爾瑪巴拉。舊作荅剌麻八剌。今

並改。後倣此。鎭漠北。

帝以寧遠王庫克楚世祖第八子。後封寧王。舊作濶濶出。今改。總兵北邊。怠于備禦。命海桑即軍中代之。

省民出公田租。

時公田爲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戸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勒芝喇斡塘古特烏密氏。功臣察罕從孫。按勒芝喇斡。舊作立智理威。今改。上民所不便十餘事于朝。其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俸。民力少蘇焉。

庚子　四年。春。二月。丁未朔。日食。

皇太后翁吉喇特氏崩。

后有賢德。及是崩。謚徽仁裕聖皇后。后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
尊爲太后。置徽政院。掌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
百頃者。籍于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况江
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敢私之。即命盡易院官之受
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

夏。五月。緬阿散哥也弑其王的立普哇拿阿廸提牙。遣雲南平章政事薛綽爾舊作薛超兀兒。今改。後仿此。等發兵討之。

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散哥也。尋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于豕牢。因弑之。王次子窟麻剌哥撒八。奔愬京師。詔遣薛綽爾等率行省兵二千人。往討之。已而詔立窟麻剌哥撒八爲緬國王。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布呼密卒。謚文貞。

布呼密雖歷顯要。而家素貧。卒無以葬。賜鈔賻之。初。世祖嘗

謂布呼密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布呼密每陳說古今治要。世祖必拊髀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至大時。

贈魯國公。

秋八月更定廕敘格。

正一品子敘正五。從五品子敘從九。餘以是為差。

冬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西南蠻。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故名。其地東接車里。西與緬鄰。距雲南布政司三十八程。

先是緬賊阿散哥也。倚八百媳婦為援。其勢張甚。至是旺扎勒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喇哈斯曰。山嶠小夷。

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勤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劉深及哈喇台舊作哈剌帶今改後仿此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寘百萬生靈于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麾之出

辛丑五年春正月罷征東行省

先是征東行省平章克哷濟蘇言高麗王擅署官府及僭用天子禮儀器物況官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釐正之既而王距言設省監制其國不便帝亦以克哷濟蘇不能和輯高麗遂罷行省徵之還

夏五月劉深兵次順元今貴州貴陽府元為順元安撫司治蠻酋宋隆濟黔記

宋開寶間。有眞定人宋景陽奉詔平定羣蠻。因置大萬谷落總管府授之。其後子孫分長溪峒。自宋元迄明。所謂水東宋氏也。等連兵反。

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烟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蠻地名。黔記。蜀漢時。蠻火濟從諸葛武侯南征有功。封羅甸王。凡數十世保有水西之地。明時土司安氏。即其後也。通志。本朝康熙間。安氏叛。討平之。置黔西府。後改爲州屬貴州大定府。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紿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翦髮黥面爲兵。衆惑之。隆濟遂連蛇節。率苗獠諸蠻。攻破楊黃諸寨。蠻寨名。進攻貴州。元置。明改新貴縣。今省入貴筑。知府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深窮谷中。梁

王自雲南遣兵救之賊衆稍却。

秋七月。詔移征緬兵。伐金齒諸蠻。

先是。緬阿散哥也遣其弟赴闕自陳殺主之罪。乃罷征緬兵。及是師還。爲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詔遣薛綽爾等移征緬兵討之。

八月。彗出井。入紫微垣。

凡四十六日而滅。後二年。彗復出紫微垣。七十四日而滅。

海都復大舉入寇。海桑大破之。海都走死。

海都與都斡（舊作篤哇。今改。後仿此。）諸部大舉入寇。海桑躬督綽和爾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什（伊奇哩氏呼蘭之子。舊作忽憐。今改。）射都

斡中膝。號哭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九月。誅高慶察罕布哈。免薛綽爾為庶人。

先是薛綽爾及高慶等圍緬。未奉移兵金齒之詔。慶等已受緬人金賂。倡言炎暑瘴癘。薛綽爾遽引兵還。及是事聞。詔遣官鞫之。盡得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布哈。薛綽爾遇赦。削奪官爵為庶人。

禁酒。

時以歲凶禁酒。仍弛山澤之禁。聽民漁獵。

冬。十月。益海運糧。

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萬石。

十一月。遣劉國傑率師討宋隆濟及蛇節。

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喇哈斯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賽音布哈本名漢英字熙載其先太原人自唐時平播州世有其地元世祖初漢英父納土遂賜漢英名賽音布哈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救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壬寅六年春正月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

二人父子致位顯要清瑄初爲海道運糧招討使後又以清爲中萬戶賜虎符瑄子文虎爲千戶賜金符宗戚皆累太官田園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廩藏倉庾相望車馬塡塞門巷從僕佩金虎符爲萬戶千戶者累數十人江南僧石祖進摭其不法事上聞時中書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詔御史臺

劉深邀功起釁又復肆行誅擾激變蠻方其罪罔無可貸迨蠻人既抗拒王師即為國法所不宥自當聲罪進勦以伸天討而播國威陳天祥乃請下詔招諭謂彼必自相歸順尚屬之見籲昧事機無論征伐不

久之既而伏誅。尋籍其家。禁錮其親屬。流其妻子遠方。

初二人被逮時。以金珠賂[illegible]托克托祈蔽其罪。托克托以聞。帝喜曰。托克托我家老臣子孫。其志固宜與衆人殊也。賜內帑黃金五十兩以旌之。托克托。舊作脫脫。今改。[illegible]呼哩後薩滿之子。

劉深引兵還。

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

前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中途變生。所在皆叛。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又發各省之兵。以圖收復。比聞從征者言。經過之地。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為。或諸蠻遠遁。阻險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趾。緬。諸夷。只求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兵歲兩征。及今此衆。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縮歸

遊勢雖中止即使其貌爲降附而蠻夷狡猾反覆又何足信乎其後西南夷相亦煽亂皆以供輸煩勞爲詞則由司事者之撫馭失宜不得謂天祥能料于先事也

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者矣。不報。遂謝病去。

二月。帝有疾。

三月。赦。

西南夷俱叛。遣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伊遜岱爾(剌哩克人。)等討平之。免劉深等官。

烏撒。(元路。明爲軍民府。今改威寧州。隸貴州大定府。)烏蒙。(元路。明爲軍民府。屬四川。今改昭通府。屬雲南。)東川。(元路。明軍民府。屬四川。今府改屬雲南。)芒部(元路。明改鎮雄軍民府。今爲州。屬昭通府。)及武定。(元路。明爲府。今府屬雲南。)威楚(元路。明改楚雄府。今府屬雲南。)普安。(元路。明爲州。今

州屬貴州南籠府。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為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砦。遣伊遜岱爾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伊遜岱爾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夏。五月。太廟寢殿災。

六月。癸亥朔。日食。

太史院失于推策。詔議其罪。

秋。九月。龍興今江西南昌府。元時為龍興路。民訛言括童男女。至有殺其子者。命捕為首者三人誅之。訛言始息。

癸卯　七年。春。二月。詔定中書省官。

詔中書省設官。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

元代設官分職皆有定數可稽若贓汚官吏多至一萬八千餘人是天下竟無一潔清自守者即云貪黷成風亦不應若是之甚況至元中定制犯贓至百貫以上即論死考覈未嘗少縱又何至積如許墨吏待巡行使之概爲劾罷耶如果同時盡予斥免則官僚且爲之一空何未聞另選多人以補其缺耶史載元事皆不免過甚之詞按之

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爲八府。此中書省官數。本制已詳前注。今因更定八府。故復載之。據元史百官志至元二十二年舊制。是年至元末。中書省平章。或增至六員。蓋已非復舊制。所以更定也。乃八府之制。止見成宗本紀。而百官志不載。此必志有脫漏。今依本紀輯。

三月遣使巡行天下。

罷贓汚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劉國傑敗宋隆濟及蛇節于墨特川。在貴陽府西北。擒斬之。

初國傑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趣之賊大敗既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音布哈分兵先進大軍繼之賊兵潰乘

于璉孫不可信

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于墨特川。擒斬蛇節。隆濟遁去。尋爲兒子宋阿重執之來獻。詔斬之。餘黨相繼平。

復以特格爲平章政事。

初特格乞解機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特格諳之。凡賜予諸王禮節。悉命掌行。至是。復以爲平章政事。

旺扎勒及巴延等俱坐贓。巴延等免官。旺扎勒釋不問。

初。朱清張瑄以金帛賂貴近。無不受之者。事敗。監察御史杜肯構等言。旺扎勒等與二人交通。宜罷之。詔巴延賽喇卜和卓（舊作迷兒火者今改）。梁德珪。巴特瑪琳沁（舊作八都馬辛今改）

等。謫戍遠邊。段眞諤爾根薩里等。罷職不敘。俱籍其家。惟旺扎勒不報。既而御史及樞密院臣復言。中丞董士選亦嘗貸二家鈔爲非義。帝曰。既云稱貸。不必問也。

誅劉深罷雲南分省。

時有司會赦。議釋深罪。哈喇哈斯曰。徼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蘭谿處士金履祥其先本姓劉。五季時。避錢鏐嫌名。改姓金氏。履祥字吉父卒。

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造詣益遠。晚歲。屏居金華山在金華府金華縣北。一名長山。元和志。長山。赤松子得道處。中。講道著書。以淑後進。所著有通鑑前編。大學章句疏義。論孟集注考。書表注。授門人許謙以傳。許謙。字益之。金華人。當時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

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家在仁山在金華府蘭谿縣西與道峯山相對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安

夏閏五月戊午朔日食

右丞相旺扎勒卒

元貞以來旺扎勒號為賢相特朱清張瑄之賂帝釋不問八皆疑之後追封興元王謚忠憲

六月遣蒙古軍戍瓜沙二州

御史言瓜沙二州為邊鎮重地今大軍內屯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二州險隘兼立屯田以供軍從之既而簽樞密院齊諾言蒙古兵在山東河南者往戍甘肅動涉萬里

裝橐鞍馬皆其自備每行必鬻田產甚者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相仍困苦日甚請以近甘肅之兵戍之其在山東河南者免戍詔從之齊諾裕爾別里伯雅烏爾氏舊作齊努玉耳別伯里牙吾兒今並改

秋七月都斡遣使乞降

都斡既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名徹伯爾按徹伯爾舊作察八兒今改謀遣使請命使至伊徹察喇會諸王將帥議曰都斡乞降事當待命于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烏赫哩舊作馬兀合剌今改後仿此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兩浙大饑

平江等十五路霪雨害稼詔發粟賑民一月仍減直糶米三十萬石協濟之時台州諸路旱饑尤甚行省檄浙

東元帥托歡徹爾舊作脫歡察兒今改後倣此賑之托歡徹爾殘虐不恤治中陳孚訴于宣撫使亟發廩以賑民之存者已十六七

以哈喇哈斯為右丞相阿呼岱舊作阿忽台今改後倣此為左丞相二相為武宗繼統所係故特書

八月地震

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為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為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言

及之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爲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

遣翰林直學士王約字彥博眞定人使高麗徵其臣吳祈入朝尋流之安西

昛既復位厚斂淫刑國人羣愬于朝因得其國相吳祈崇權離間王父子狀詔遣約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爲汝家國地邪昛泣謝罪且請子謜還國姦人黨與悉從約治遂徵祈赴闕鞫之流安西

冬十月詔互遷行省官之久任者

時諸道奉使言。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隷編民聯姻。殊爲害政。詔互遷之。

十二月。詔翰林。太史院官。勿致仕。

時詔內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德。朝政多諮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爲令。

甲辰　八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帝弗豫。皇后召平章政事阿錫葉西域拂林人。按阿錫葉舊作愛薛。今改。後倣此。問曰。災異如此。殆下民所致邪。阿錫葉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

二月。增置國子生。

初增蒙古生百員至是增置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孫充之尋復分教于上都

夏五月癸未朔日食

秋九月復巴延等官

御史杜肯構等言巴延等樹黨受賕竄戍遠方道路相慶方經數月遽聞召復相位又與原鞫者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巴延梁德珪巴特瑪諤沁爲三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況客喇卜和卓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累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羣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通亦以爲言前後章數十上

皆不報。

冬。十月立海桑爲懷寧王。

出鎮青海。在和林境。元爲屯田之所置倉庫以軍守之。按青海舊作稱海今改

己酉九年春。三月隕霜殺桑。

般陽。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元般陽路治此。益都。河間諸路。凡殺桑二百

四十一萬七千餘本。

夏。四月。大同地震。

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

始定郊祀禮。

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皆循用國俗。其初衣冠尚質。祭器尚純。帝后親之。宗戚助祭。憲宗二年。始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又用孔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作牌位。以太祖睿宗

配享。世祖中統二年。祀天于舊桓州之西北。灑馬湩以
為禮。皇族外無得與。至元十二年。以受尊號。始于國陽
麗正門外建祭臺。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二。行一獻禮。
至大德六年。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
左丞相哈喇哈斯攝事。
孔元措孔子裔孫。
至是哈喇哈斯等言。比年地震
星變。雨澤愆期。歲比不登。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
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大。陛下雖未及親
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太
常及中書議之。以為周禮冬至圜丘禮天。夏至方丘禮
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
祭合祭。迄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
可法也。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丘之禮。續議
以聞。又按周作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

之位。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鑄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秸。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脩嚴。非草創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卒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為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六月、立子德壽為皇太子。後十二月卒。

秋七月。命兄子阿裕爾巴里巴特喇達爾瑪巴拉次子。海桑母弟即仁宗。按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舊作愛育黎拔力八達。今改。後倣此。居懷州。時皇后秉政。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與其母。翁吉喇特

氏居于懷州。

八月。給曲阜林廟灑掃戶。

以尚珍署田五十頃供祭祀。

賈胡獻寶珠。

西域賈人有獻寶珠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酬其直。省臣有請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雅郭舊作押忽。今改。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爲過。文問何用。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丙午十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

一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且然況屬藩服乎立行省以監人國本無裨于實事而乃也徇臣工之請朝更暮易至再至三更復成何政體

汰其民歸州縣。各寺田悉令輸租。初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民利。其所錄民戶。或罹饑窘。爲其徒者。坐視不卹。乞於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推賑。其民庶幾利害稍均不加費於官府也。從之。

夏五月。遣高麗王謜還國。復置征東行省。

高麗王昛既卒。遂遣謜還。仍置行省鎮撫之。謜尋更名章。奏言國中饑饉。供億不勝。請罷征東行省。從之。事在至大元年。

秋八月。開成元置開成府。後改爲州。明省。故城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地震。

先是晉寧元路。今山西平陽府是。冀寧元路。今山西太原府是。及諸郡地數震。至是。開成又大震。壞王宮世祖子安西王鎮開成及官民廬舍。

壓死五千餘人。

冬。十二月。帝有疾。

丁未　十一年。春。正月。安西王阿南達。世祖次子莽噶拉木之子。至元十七年襲封。及諸王穆爾特穆爾入朝。皇后召之也。

帝崩。

廟號成宗。國語稱曰。額勒哲依圖皇帝。額勒哲依圖蒙古語有壽之謂

元史舊訛作完澤篤。又作完者篤。今譯改。

史臣曰。帝承天下混一之後。善于守成。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國家政事。內則決于宮闈。外則委于大臣。其所以不至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左丞相阿呼岱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政。左丞相

哈喇哈斯。遣使迎懷寧王海桑於漠北。及其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於懷州。

后以已嘗謀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及其母居懷州。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故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呼岱。平章賽音諤德齊巴延巴特瑪琳沁。諸王穆爾特穆爾。陰左右之。謀斷海桑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呼岱以祔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卿忠良博士張昇字伯高。平州人。曰。制。祔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瑋。亦執不可。阿呼岱變色曰。制自天降邪。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爾。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時右丞相哈喇

哈斯。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適懷寧王遣剛哩克托都。阿寶克布哈子。計事京師。哈喇哈斯令急還報。復遣使南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于懷州。

二月。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自懷州。誅阿呼岱等。執阿南達歸於上都。

哈喇哈斯使至懷州。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疑未行。其傅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阿裕爾巴里巴特喇乃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趨哈喇哈斯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喇哈斯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

衆謂孟醫也竟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汝而決第云其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爲大同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喜振袖而起衆翼之上馬諸臣皆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僞賀其生辰因以舉事哈喇哈斯僞許之夜遣人啓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復遣都萬戶囊加特人奈曼詣諸王圖喇太祖次子察罕台四世孫舊作秃剌今改後仿此定計囊加特又力贊之于是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

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諸王穆爾特穆爾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呼代巴特瑪琳沁賽音諤德齊巴延等誅之諸王庫庫（舊作濶濶今改後仿此）雅呼圖（睿宗庶子博綽之孫按雅呼圖舊作牙忽都博綽舊作撥綽今並改後仿此）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孫宜早正大位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惡人潛結宮壼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喇哈斯日夜居禁中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夏五月。懷寧王海桑至上都。廢皇后巴約特氏居東安。元州今爲縣。屬順天府。殺之。誅安西王阿南達及諸王穆爾特穆爾。遂即位。大赦。

初海桑聞帝崩。自阿勒泰至和林。諸王勳戚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既平內難。其母翁吉喇特妃惑於日者言。欲海桑讓位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海桑聞之。語剛哩克托都曰。我捍邊陲十年。序又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煽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爲是奸謀爾。

汝爲我往察事機疾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阿爾輝舊作按灰今改由中道綽和爾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遲迴不進托都馳至大都入道海桑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憂今貪慾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爲我爾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桑不至復遣阿寶克布哈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太弟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托都繼往行至中道海桑輿中望見之趣使同載托都備述妃言海桑大感悟既以阿寶克布哈爲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卽侍其母來會于上都海桑遂卽位

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翁吉喇特氏爲皇太后。加哈喇哈斯托多爾海舊作朶兒朶海。大傅達爾罕舊作答剌罕。今並改。後倣此。太保。並錄軍國重事。以達爾罕爲左丞相。綽和爾阿實克布哈並平章政事。

六月。立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爲皇太子。

詔定祔廟之次。

哈喇哈斯等言。與翰林。太常議。皇考。大行皇帝母兄也。二帝神主。依兄弟之次祔廟爲宜。擬謚皇考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升祔太廟。太祖居中。睿宗西第一。世祖第二。裕宗第三。順宗東第一。成宗第二。先元妃翁吉喇特氏。宜謚貞

成宗昔以皇孫正位雖受皇太子寶而名稱尚未嘗紊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與武宗同氣既欲册爲儲貳自有前代故事可循乃以介弟而下蒙太子之號名實混淆何以詔示天下其後明宗復踵而行之至順帝且尊嫡母爲太皇太后名不正而言不順實武宗有以啓之矣

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制可。胡粹中曰。睿宗、裕宗、順宗、皆未嘗居天子之位。但當祔食於其所出之帝。而各爲立廟。已非禮矣。况成宗爲君時。順宗爲之臣。豈有依次升祔。而躋順宗于成宗之上者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哈喇哈斯何瑋諸臣。何能逃其責乎。

秋七月。封圖喇爲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喇哈斯爲和林左丞相。以伊徹察喇爲和林右丞相。進爵淇陽王。

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呼岱有勇力。人莫能近。圖喇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喇哈斯力爭。以爲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圖喇疏屬。豈可以一日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圖喇因譖于帝曰。安西謀于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爲和林行省左丞相。仍太傅。復錄軍國重事。哈喇哈斯至鎮。斬爲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貸降民。奏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

鬻爲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

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爲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

以都指揮使茂穆蘇舊作馬謀沙。及伶官錫迪舊作沙的。今並改。後仿此。等並爲平章政事。

茂穆蘇以角觝屢勝。遂授平章政事。錫迪等授平章。仍領玉宸樂院使。未幾。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錫迪等以玉宸與刑部秩皆三品。官皆榮祿大夫。留不遣。中書

伶官微賤本不可以名位相酬況平章爲政府大僚尤非樂吏所當濫厠昔唐莊宗過加寵任已爲史册所譏武宗乃令其敵體宰

臣名器假人于斯已極而此輩既膺殊寵卽自恃榮時次儼然抗行省部撓法亂政國是何可問乎

以聞帝曰凡諸司視其資級授之散官不可超越其閑冗職名官高者宜遵舊制降之。周禮曰平章執政之官豈伶人之所宜任揭而書之所以志武宗荒逸之本。

八月停內降旨選官。

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又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或未入任及已嘗廢黜者亦復請自內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務他人輒得干請如

此責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

奏聞。從之。

賜諸王孝經。

中書右丞博囉特穆爾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孔子

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以下

咸賜之。

九月。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命皇太子領中書令。

省臣言。初置中書省時。裕宗爲皇太子。嘗至省署敕行

中書令事。後僧格遷立尚書省。不四載而罷。今復建中

書于舊省。乞從中書令位。請皇太子入省一涖之。制可。

十二月。山東饑。

遣禮部尚書吳鼎往賑之。時議發米四萬石。不給。則以鈔折之。鼎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請于朝。易米以行。

徵處士蕭𣂏。字維斗。奉元人。爲太子右諭德。元史百官志。詹事院左右諭德各一員

𣂏初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卽引退讀書南山三十年。凡天文。地理。律歷。算數。靡不研究。世祖時辟爲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召皆不起。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𣂏踐履篤實。敎人必自小學始。爲文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所著有三禮說諸書。卒。賜諡

貞敏。